

(本寫縮)

考驗

著夫采文爾畢·聯蘇
寫縮偉王



行印 店書華蘇 連大

驗 考

(本寫縮)

著 夫 采 文 爾 畢
寫 縮 燈 王

行印店書華新鐘大

考 驗 (縮寫本)

著 者 畢 爾 文 采 夫
縮 寫 者 王 煒

出 版 者 大 連 新 華 書 店

大連天津街一七八號

印 刷 者 大連新華書店第二印刷廠

1949. 10. 初版 0001—3000

支 店

旅順毛澤東路菜市街三六號
金縣城區斯大林路二〇一號

連. Bc字 00258

寫在前面

考驗在蘇德戰爭中，是反映蘇聯人民鬪爭情緒最好的一本書；在這本書裡，作者以一個飛機工廠的生產鬪爭作背景，描畫出工人、工程師、紅軍戰士、飛行員、將軍、老英雄、老人、文人、婦女、黨的負責人……等不同人物的鬪爭熱情，因此，這本書應該說是全面的描敘了蘇聯人民的愛國意志。

我讀這本書時，覺得有以下收獲：

一、全部所敘事實，都引導我相信蘇聯戰勝德國的主要根源之一，應當歸功於人民鬪爭意志的堅強和一致。

二、深刻的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是無窮人民力量的來源。

三、學習了作領導幹部的態度與工作方法。

我喜歡這本書，因此就大膽的、不自量的，把這本廿餘萬字的厚本，縮寫成幾萬字的小冊子，目的是想更通俗，使廣大的高小以下程度的讀者，都願意讀，容易

讀懂，而不致於影響原著的精神與風格；是否達到了這個目的，或者產生了什麼偏差，自己都不敢相信，希望讀者及從事文藝工作者批評。

王

煒

五一章稿於大連。

目 錄

一	幹起來了！	一
二	真正的力量	四
三	父親和兒子	九
四	第一次空襲	一五
五	並非退却	一八
六	剛出爐的飛機	二二
七	小白屋村	二四
八	老將軍	二九
九	拚命工作	三六
一〇	最後的一個晚上	四一
一一	從烏拉爾到前線	四七

一二	省委書記	五三
一三	烏拉爾人	五九
一四	幹部政策	六三
一五	偷懶就是逃兵叛徒	六六
一六	階級友愛	七二
一七	默默的握手	七七
一八	新生的一代	八二
一九	『黑色死神』又飛起了	八七
二〇	勝利的考驗	九二——九五

一 幹起來了！

德國侵略的大兵，沿着蘇聯邊界的外圍，急速的向前推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擺在人民面前了。

莫斯科整日都忙着在開會，重要的軍事將領、工廠經理、工程師，都雲集在那裡領取指示。烏克蘭地方的一個飛機工廠，總工程師杜斌科，奉令到了那裡。然而按照新的指示，他便立即又坐飛機到烏拉爾去。指示中命令他迅速選擇新的工廠地址，以備戰時應用。

遙遠的行程，和緊張、急迫的工作，使杜斌科累得頭暈又耳鳴，多年的關節炎也犯了。待回到烏克蘭時，晚上，他只洗了澡，躺下就呼呼的睡着了。

早晨，他睡足了覺，精神覺得清爽了些，便懶洋洋的把毯子抽下來，陽光透過玻璃窗，直射到花漆布的地板上；美麗的烏克蘭的農村景緻，田野裡正充滿了薔麥的雪白花朵，向日葵頂着一朶金黃色的帽子，迎着太陽，在微微的搖擺着身子。迎風送來一陣陣的香氣，蜜蜂從那裡採了許多花粉，嗡嗡的飛到玻璃窗上，撞了一陣便又飛走了。杜斌科平靜的被這些引誘着，戰爭的念頭雖不時的還襲上他的心頭，但是，幸福的生活，使他僥倖的想到：也許戰爭不會波及到我國的。

然而，戰爭的魔爪，已經破壞了這種人類真正的幸福生活。

驀的，杜斌科聽到樓下有一種惶急的說話聲音，他聽出了這是廠裡的工程師杜介夫和他母親在說話。他把手一揮便翻下床來，心裡立即轉念到『該不是廠子裡又出了什麼事。』

樓梯上一陣皮鞋響，杜介夫急步的走進房間來，杜斌科的母親也惶惶的隨着進來。

『怎麼，廠子裡又出了什麼事？』杜斌科不安的問：

『同德國人開仗了！』杜介夫極力的壓住自己的不安情緒說：

『開仗了！』杜斌科驚愕的重覆問道：

『是的，今早四點鐘，德國鬼子突然襲擊，飛機轟炸了基輔、日托米爾……』

杜斌科默默的站着，半天都在低頭沈思。一刻，他果敢的對杜介夫說：

『好，過一會，洗一下臉，我們就到工廠去。』

十分鐘後，杜斌科和杜介夫，同坐在一輛汽車上，飛快的駛往工廠；沿着公路兩旁的樹林裡，他們看見許多紅軍戰士在掘戰壕，作偽裝，架高射砲；士兵們都穿着新的軍裝，手裡拿着剛從軍械庫裡領來的半自動步槍，背上懸着鋼盔，似乎還發出油漆味。

杜介夫指向那裡說：『看，幹起來了！』

杜斌科點點頭。汽車正飛也似的跑過去，爬過幾座山丘，便開到工廠了。

工廠也被濃厚的戰爭空氣籠罩着。一隊走着整齊步伐的步兵，正開往飛機場的林叢去，周圍

都高高的豎起了高射砲，門崗也嚴格起來了，雖然杜斌科每天都要從大門進出幾次，但是，今天他們仍然和他要了出入證。

這些新的發現，全未引起杜斌科的注意。現在，他一意的想著：

『戰爭開始了。無疑的，戰爭會非常殘酷。戰爭對每一個人來講，都需要拿出無比的熱情去迎接他。』他個人不能落後於人，甚至於祖國和前線，對他的要求會更多更艱苦些。飛機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更多更快的出產。最高統帥部已決定在戰爭打到烏克蘭時，工廠搬到烏拉爾去生產……。

可怕的回憶，在杜斌科的眼前湧現出來了。他是剛從烏拉爾回來的，那裡除了幾座尚未落成的鍊鑛廠的樓房外，其他的，除了山、森林、田野，就別無所有。那裡能生產飛機嗎？這個可怕的疑問把杜斌科難住了。

但是，『德國人一定要戰勝它！』，在這種意志上，杜斌科明白了——困難再嚴重，但是困難是戰不勝人的。因此，他決意把自己交給戰爭，在戰爭和困難中，去受一次偉大的考驗。

二 眞正的力量

戰爭雖然還是最初的幾天，但是，隨着戰爭而來的，便是緊張與不安，甚至於有些人是慌張起來了。然而，緊張與不安，也各有各的不同，戰爭對每一個人的心情，都起着不同的反響。

在莫斯科，只有戰爭的第一天，戰報是從紅軍總司令發出的；隨後，就組織了情報部，各地都可以準確、迅速的知道戰爭的情形。

徵兵動員在全國開始了。沿街都有被徵入伍的人，肩負着包裹，步伐整齊的走着。但是，在雜貨店門口，也有許多買食品的人，列成了長長的隊伍，默默的站着。人們也覺得自己這種慌張舉動未免可羞，因此，都低着頭不看別人。

杜斌科迅速的把全家的人，由城外搬回城內居住。

早晨，他接到了他妹妹從基輔打來的電報說：

『我的丈夫紀米信被徵入伍了……。不久，我就準備搬回娘家住。』

杜斌科拿着這份電報，沉思了好久。他覺得：『紀米信是個文人，會唱歌，電影拍的很好，個性溫柔，而且是一個有點懶惰的青年。一年前，他和丹娘結了婚。才只是三個月前，生了一個

女兒。他是不適合於軍隊生活的，難道他真的去參加戰爭了嗎？是的，他已經去進行戰爭了，並且入伍就作了步兵中尉……。」杜斌科懷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上班去了。

遠遠的便看見在工廠的飛機場上，停着一架運輸機，許多人都站在那裡。這時，杜斌科像其他別的人一樣容易引起好奇心。他走過去，看見一架『杜』式運輸機，運來了第一批國防戰線上的受傷戰士；飛機師白樂少校，是工廠每一個工人都熟識的老友，他邊罵邊數着飛機身上的小洞。飛機在通過戰線時，遭到了德國飛機的猛烈襲擊，受了重傷，勉強的再飛到了這裡。

『媽的，六十五個洞，如果打中了油缸，那我們早就火葬了。』少校罵着，便指向一個老工人說：『把這個紅十字刷去，什麼國際公約，狗嗅屁！德國鬼子見了這東西更有勁。』

機艙裡首先抬出的一個傷兵，從肩章上看去，便知道他是參謀部上校。也不過卅來歲，但是，因為流血過多的緣故，臉色都青白了。頭上紮着的綳帶，幾乎全部成了血紅色的；腳上蓋着一件血髒了的軍大衣。上校一隻手直伸在大衣上，另一隻手還死捏著一張撕破了的地圖，彷彿在受傷時，他還是直立的站着。杜斌科彎腰去看他，上校微微的睜開了眼睛，發出無力的聲音說：

『把我送到司令部去，我要作報告！』

『上校同志，我們送你到醫院去，那裡可以治好你的。』一位女醫生安慰他說。

上校的眼睛微斜視了她一下說：

『我命令你把我送到司令部去！』

「你命令我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嗎？」女醫生帶着驚奇的語調重覆的問道。

「是的！」說完，上校又閉上了眼睛。

杜斌科幫助醫生、看護把這位上校抬上衛生車，汽車便平穩的開走了。許多人都目送着這輛汽車，直到看不見才止。

「真是條好漢！」白樂少校自言自語的說着，並且伸出大姆指頭。

杜斌科回到辦公室裡，這些英雄的形象，很久都不能使他安靜下來。

驀的，有人敲了一下門。但是，不等主人答應，技術科主任唐義林便進來了。唐義林是一個工作極為嚴格而準確的人，因為他細心，甚至於有些吹毛求疵，所以，經理謝庫亮經常喊他是帶顯微鏡檢查工作的。如今，在戰爭的面前，機械的講求準確而細心的唐義林，是懷着另一種不安與緊張的心情。

「唐義林同志，你有事嗎？」杜斌科待他完全坐下後問道。

「好的，杜斌科同志，要我講我就先問你……。你是否研究過歐洲工業？是否知道他們有多少力量？」唐義林半眯着一雙發愁的眼睛，說出了這樣一句沒頭沒尾的話。

「歐洲工業！」杜斌科被突然的發問怔住了。

「同志，已經用不着去思索他。現在屬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有捷克、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挪威、比利時、荷蘭、法國、羅馬尼亞……。」「唐義林屈

指數着，數到法國時，便又重新撥開小指，『至於波蘭、丹麥、西班牙等國我們就不必說他了，反正，六月廿三日所有這些國家的工業，都用來攻打我們。機器戰爭開始了，但是我們所有的機器，都比他們的少，比他們少的多！希特勒把他的軍隊用摩托武裝起來了，這些摩托不用幾天，就會出現在我們的頭上，向我們拋下炸彈……』

『你已經害怕起來了？』杜斌科和善的問道。

『你不害怕？爲什麼戰爭剛開始，你就把家眷由城外搬到城內來了！』唐義林不服氣的反駁。

『唐義林同志，大概你是被那向我們猛撲來的敵人力量所驚倒，是吧？』杜斌科口氣變得更加溫和的問道。

『對呀……對呀！』唐義林覺得杜斌科有些了解他了。

『這個力量，也會使我害怕過，但是，我自覺的拋棄了數學家的算法，而把自己作爲一個政治家看，不知怎的，我覺得我們會戰勝德國鬼子，我們的人有這種真正的力量。』

『你相信嗎？』唐義林不相信的問道。

『相信！』杜斌科肯定的說。『今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電報。明天，後天……不斷的會接到若干封上前線的朋友、親屬打來電報。這是鐵的證明，如果人們看不見自己的勝利，就決不會拿着自己的血肉，拋下自己的子女、妻子、父母去衝擊那些使你害怕的希特勒工業。同志，如果你

不相信，現在你就到飛機場去看看，那裡剛從前線運來了傷兵，也有一個上校。如果，每一個人都認爲這就是巨大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意志表現，那希特勒工業，就沒有可怕之處。不然就只有拋棄工作，離開我們的祖國，逃到外國去。你是俄羅斯人嗎?!』說到最後，杜斌科的聲音變得嚴厲了。

『我是的。』

『我是烏克蘭人，我永遠不離開蘇維埃俄國。有人在患難中離開她，就不是祖國的子弟，便是下賤行爲。』說着，杜斌科看了看錶，繼續說：『如果還不透澈，就坐我的汽車到外面去看，呼吸些新鮮空氣，就便也把家眷帶進城來。』

唐義林還想說些什麼，替自己辯駁；然而，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什麼也講不出。他認錯了一個嚴重問題，內心使他慚愧，他低着頭走了。

三 父親和兒子

杜斌科從工廠回家，路上正碰着一團步兵，開往前線去。前面領隊那個人，昂頭瀟步，神色莊嚴而自豪。杜斌科一看，便認識他就是該團的團長，很長時間，他都率領這支隊伍，負責守衛這座城市。跟在後面的戰士，都穿着新軍裝，新皮鞋，背着漂亮的武器，整齊着步伐和莊嚴的唱着軍歌。路兩旁站滿了歡送的觀衆。杜斌科擠進人叢，以敬慕的心情，目送着每一個從他面前走過的戰士。

步隊過完了，坦克車隊便軋軋的跟在後面。坦克塔上立着年輕的坦克手，戴着黑色的鋼盔，顯出了坦克軍人特有的英俊。許多人更敬慕這些坦克手，有一羣少女，抱着鮮花，擠過人羣，直送到坦克軍人的手裡。坦克手只微微的一笑，不知是誰在低聲的喊着：

『看，我們的鐵甲騎兵多棒呵！』

杜斌科回頭一看，才發覺廠裡的黨委書記賴莫旦，就站在他的背後。

『賴莫旦同志，你好！』杜斌科恭敬地問他。

賴莫旦握着他的手；同時，目不轉睛的望着坦克，似乎在尋找着什麼人。驀的，他找到了，

就緊緊的捏了一下杜斌科的胳膊，低聲說道：

「看，我的兒子！」接着，他就高聲喊着：

「畢佳，再見！……」

賴莫且搖着帽子，拉着杜斌科的手，擠過人羣，跟在坦克後面，還不住的喊着：「畢佳，努力呀！努力呀！」

畢佳是一個年輕瘦弱的少年，站在坦克上，向他父親微微的招着手，但是，馬上臉就撲上了一層紅雲。

過完了最後的坦克，觀衆都不約而同的走了。馬路上，只有留下的塵土還在飛揚。賴莫且呆的站在那裡，似乎還在想着他的兒子。杜斌科提醒的拉了他一把，他才猛然覺悟似的，與杜斌科握了手，回工廠去了。

杜斌科回到家裡。是他剛進門，就發覺他妹妹丹娘已經在裡房背着門坐着。「想不到她來得這樣快！」杜斌科想着，便興奮的喊過去：

「丹娘！」

丹娘猛一回頭，便直撲到她哥哥的懷裡，不說話便哭起來了。

「丹娘，你怎麼了！」杜斌科不知所以的有些慌張着。

「紀米信被徵入伍了。」丹娘哭啼着說。

杜斌科的母親婀娜和妻子宛柳，甚至於連丹娘的小女兒，都被這種痛心的啼哭感動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立即堆上了愁悶的表情，但是，哭了一會，丹娘也就自行停止了；她坐到一張籐椅上，勉強的笑了一下，便抱起他的女兒，羞答答的喂起奶來，婀娜和宛柳靠近她身旁坐下，有意的想使丹娘愉快起來。杜斌科的兒子阿沙，才只有九歲，他沉靜的走到姑媽跟前說：

『姑媽，多麼好啊，姑夫有仗打了。』

丹娘苦笑着說：『阿沙，打仗是趣味不多的。』但是，孩子的這句天真誠實的話，把丹娘和別的人，都逗得愉快起來了。

丹娘喂過奶，便自然的介紹起基輔的情形，她說：『有成千的少女，和男子一樣，都上前線去了。』並且她也羨慕這種熱心的舉動，如果沒有孩子纏着的話，她也決意到前線去。

杜斌科聽着，仔細思議着他妹妹的心情。似乎是不相稱的言行，一方面是啼哭，另一方面又羨慕別人上前線。然而，杜斌科沒有這樣想，他覺得戰爭對人們的心情就是這樣；戰爭破壞了蘇聯人的幸福生活，引起了每一個人的痛苦，但是戰爭給祖國的痛苦更大時，爲了祖國，蘇聯人是能够忍受住個人的苦痛，去服從國家的需要。

中飯的時候，老杜斌科——杜斌科的父親，飛機工廠的匠師，在兒子領導下作工的老工人。忙了一個通宵之後，也終於回家了。他走到女兒面前，毫不慌張的拍着女兒的背問道：

『也許哭了吧！』

『是的，爸爸。』在父親面前，女兒並不掩飾自己的羞怯。

『女兒，不要哭，我們的紀米信會叫德國鬼子哭也哭不得的。』老杜斌科慢慢的坐下，之後又吩咐兒子說：

『準備好燒酒，紅葡萄酒，……祝賀我們的紀米信和其他別的人去當兵。在工廠裡你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

桌上擺下了兩瓶紅葡萄酒、燒酒，婀娜端上了一碟涼白菜，一鉢熱騰騰的土豆，這些都是老杜斌科最合口味的東西。老頭子把椅子移近些，一面打開酒瓶，一面還是嘟噥着說：『戰爭年代都有，可是戰爭一起，就是眼淚，眼淚能把德國鬼子淹殺嗎？那——，萬萬不會的。』

然後，他又拿起了幾個紅辣椒，搗碎放在燒酒裡，簡直把酒都變成紅色了。老杜斌科望了望酒的顏色，撇了撇鬍子，便舉起杯來和大家碰杯。

『這一杯祝賀我們的紀米信，他是條好漢……』『第二杯就祝賀我們的特魯諾夫將軍。……兒子，請給我倒酒。』老杜斌科喝起酒來就一杯接一杯，今天似乎他更興奮，更得意洋洋。

丹娘開始愉快起來，她聽到父親念着他公公的名子，便想起了在基輔的車站時，她會碰到特魯諾夫兵團的一個傷兵。因此，她便接着父親的話頭說：

『此刻他們大概在泥特爾河一帶，聽說那裡的戰線還支撐着呢。』

杜斌科有意義的去抓着他妹妹的胳膊說：

「妹妹，我相信紀米信會平安的，直到勝利。」

丹娘接受着這種安慰和鼓勵，感激的回答說：

「我相信你的話。」

從丹娘的面上已經可以看到她真正愉快的神情。宛柳從丹娘手裡，接過了她妹妹的女兒，笑容滿面的指着她小小的面孔說：

「寶寶，現在我們在一起住，等到戰爭完了，我們便到你家去作客。」

「我們真還有到基輔的那一天嗎？」丹娘似乎又傷感起來。

「女兒，一定會有的，不叫我們回基輔去是不行的。對，就爲我們的基輔乾一杯！」老杜斌科倔強的個性，使得他說這句話時，臉上表現得特別嚴厲。

「好，爲了基輔！」兒子附和的喊道。

「喝半杯也够了。」婀娜不明白老杜斌科的心情，但是怕他喝多了，躺到桌底下去，便警惕的說。

「爲了基輔，誰只敢喝半杯！」說着，老杜斌科便舉起了一大碗燒酒，和每一個人碰了一下杯，一口氣喝下去。隨後，就撐起了兩隻鐵錘般的手，支着頭冥想起來了。

戰爭對這些老人，是有着他不同的痛苦。在這些老人的生活經歷中，他們曾受過主人的鞭

打、辱罵和無情的壓榨。直到鬧了十月革命，廿多年的努力建設，勞動人民兢兢業業，經過了無數的艱苦奮鬥，今天，總算創造了幸福的生活。然而，爲了自己的後代，老人們相信，這僅僅是生活的開始。但是戰爭爆發了。戰爭在人們的面前，就是苦難和破壞。雖然青年人也痛恨這些，而老年人在生活經歷中，特別在爲自己後代的慈悲心腸上，戰爭使他們的痛苦，更加深一層。然而，無數的老人，却鼓勵自己的子女去保衛祖國，服從戰爭，使年輕的一輩，不易從表面上發覺他們的老人，還有不同的，更深的苦處。

杜斌科是明白這些老人的；在路上，他會見過賴莫旦送兒子上前線的情形，今晚，他父親的舉動和心情，他也完全了解。因此，當老杜斌科低下頭冥想起來時，他實在忍不住對他父親的感激，便輕輕的走到父親面前，像孩子時代一樣的叫着『爸爸。』

父親抬起頭，睜起了眼睛，熱情的望着兒子。他知道兒子是明白了老年人的心情，而且，當他深深望着他兒子的時候，也十分欽佩這些年輕人，他們是擔負了老年人的願望和任務。因此，他帶着老年人慈祥的笑容，對兒子說：

『謝謝你，兒子，我知道你明白我！』

四 第一次空襲

晚上十點鐘左右，發生了空襲。但是，廠裡打電話來，要杜斌科立即到工廠去，汽車一會就來接他。杜斌科把家裡的人，都安置到防空洞去，一個人便到街上等車。

他望着錶，從發出警報到現在，只不過十分鐘，可是，城外的高射砲幾乎全部開火了，飛機的隆隆聲，也越來越近，一會兒，刺耳的機關槍聲，便在他頭上爆炸起來；探照燈像兩條長劍一樣，在空中亂舞。轟的，發出了一股驚人的嘯聲，像一條銅鞭在空中急急一抽的響聲，接着就是一聲『轟隆』，只見一團紅光冲天，杜斌科被驚倒在地上。他急忙的把雙手遮住頭臉，玻璃窗的碎玻璃，砰砰啪啪的，從樓上落下來。他被震得有些發昏了，半晌才站起來，手上一條條的割縫，正流着血；他又看了看錶，錶上也沾着血跡，他用袖子把血揩掉，仔細看了一下，原來空襲到現在，還不過廿分鐘。救護員從防空洞裡跑過來，問明白了杜斌科沒有受大傷，便急急的又跑到別處去了。

汽車終於開到了，杜斌科很生氣，不等車夫解釋理由，就暴躁的把車夫一推，自己坐在開車的座位上，不開燈也不拉笛，掌着舵輪，就直開向工廠。

沿途崗哨不時的發信號，叫汽車停住；可是，杜斌科並不理會，直到開出城時，才掏出通行證給崗哨檢查。後面幾個紅軍哨兵，騎着摩托車趕上來了，杜斌科耐心的解釋了半天，才放他過去。

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城市，已經落在後面。但是前面又出現了大片的火光，杜斌科急開着汽車，衝過一座小橋，才發現是他的飛機工作被炸了；火光很高，燒的面積也很大，此刻，已經可以聽到飛機還在那裡，嗚嗚不停的炸着。杜斌科的心，簡直像刀割的一樣難過起來；因為那裡是在轟炸他的機器，並且那裡有他的同志、夥伴、父親。這些人不管飛機怎麼轟炸，都不會停止工作。他覺得在危險中，沒有和其他的同志站在一起，他痛苦起來了。

杜斌科更加速度的開着汽車，猛的，車夫叫了一聲：

「塌溝！」

汽車往上一跳，杜斌科的頭便直撞在車棚上，可是他的手依然把着舵輪，汽車也照直的衝過去。那時，他早就忘記了害怕，車夫看着這種情形，却嚇得面都黃了；幾次他都想從杜斌科手裡奪過舵輪，但是總找不到機會。汽車又駛到公路上，開到了工人村，杜斌科才「喀」的一聲，把車停住。他跳出汽車，越過一堆草叢，跑到河邊，河水也被火映成紅色了。他捧起一捧水，潑到臉上，水從脖子上直流過他滾熱的脊梁。但是，立刻他又覺得起火的地方是在西南方，工廠的方

向應該在東北。奇怪！飛機轟炸的究竟是些什麼目標？杜斌科開始懷疑的回到汽車裡，並且還想

坐在開車的位置上。可是車夫死也不讓，他這才繞到車夫的側面坐下。

「喂，那裡轟的究竟是什麼？」杜斌科取下帽子後問道。

「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瞎說，怎麼是亂七八糟的東西。」杜斌科以爲車夫在嘲弄他。

「杜斌科同志，難道你真不知道嗎？那裡燒着的是油凃子、破麻袋、繩頭子……這是我們的白藥少校和賴莫且同志出的計策。幾天前，他們做了這樣一個僞裝，今晚德國鬼子拋下了第一顆炸彈，我們人便馬上去點着了火。亂七八糟的東西燒起來了，鬼子以爲他們炸準了，便直在那裡下蛋，一批一批的飛機、飛來飛去，看去總有五十多架，丟了也許有一百多個炸彈……」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杜斌科責備他說。

「你會聽嗎？抓起舵輪來就直往前開。杜斌科同志，說實話，我從來沒這樣開過車。」

「那麼工廠沒有受損失嗎？」杜斌科仍是不放心的問。

「沒有！」車夫肯定的答覆。

「那麼，就開到工廠去吧！」

杜斌科低聲的對車夫說，並且輕輕的覺得鬆了一口氣。

五 並非退却

前線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壞，後方的生產也一天比一天困難。飛機工廠的重要原料供給地，已斷絕了交通。烏克蘭的許多工廠，在敵人尚未到來之前，都舉行了撤退；杜斌科終日都在『原料斷源』的苦悶情緒中；許多不明戰爭真情的工人，也同樣的苦痛着，有些工人去問賴莫旦，要他解釋目前的情況，但是賴莫旦的解釋，沒有使大家滿意。也有些人，在困難下懦弱起來了，工廠運輸科主任柏蘭，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他厚着臉皮去問杜斌科說：『塔什克那裡怎麼樣，如果那裡保險些，危險時，他就撤到那裏去。』杜斌科恨透了這種人，惡毒的把他罵走了。

在飛機工廠附近的一個軍醫院裏，又運來了大批的傷兵。賴莫旦懷着想念兒子的心情，跑到那裡去打聽消息。原來，在國界上又發生了巨大的坦克戰，成千的坦克互相衝撞，射擊，鐵甲都熾熱起來了。英勇的紅軍戰士，高唱着國際歌，拋着手榴彈去轟炸敵人的坦克。雖然敵人用超過三倍的優勢力量，擊潰了紅軍戰士的坦克，並且突破了一道防線。但是，在這次戰鬥中，紅軍執行了最高統帥的命令，消滅了成千的敵人坦克才退走。

在這些傷兵中，賴莫旦打聽了他兒子畢佳的消息。他也參加了這次戰爭，並且打的很勇敢，

受了重傷，似乎也從戰線上運下來了。

賴莫旦爲自己兒子的英勇，驕傲而自豪，但是懷念兒子的心情，也立即加重起來。在一刻之間，他想到：畢佳會死了嗎？……不，他不會死，他會生存下去，並且繼續去戰鬥。在作爲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上，賴莫旦又覺得不應該使自己那樣憂鬱，他致命地想擺脫這種情緒，便坐上汽車，直馳往杜斌科家裡，想在那裡散散心。

婀娜招待他吃餃子，丹娘高興的拿出一包紀米信剛寄來的信，興奮的唸給賴莫旦聽：

『丹娘：

……敵人是很頑強的，我們在退却。但是我們並不覺慚愧，許多人也許不明白這個道理。我告訴妳，我們是在節節抵抗，消滅敵人，並且我們在日益研究大量消滅敵人的方法；當消滅敵人的命令來到時，紅軍戰士是不避槍彈的去和敵人死拚。你看，剛在今天，就有這樣一個英勇的事蹟：在我們行軍的路上，有十四架德國飛機，在我們頭上飛過，他們向我們隊伍投下了百來枚炸彈。但是天空中又出現了一架我們的飛機，當時我們覺得很失望。然而這架帶紅星的飛機，正像一隻老鷹捉小鳥似的，直撲上去，一下就一架敵機起火了，隨後又一架被打落了，其餘的就四散飛逃，而我們的『鷹』，竟在天空到處追擊他們，直到汽油燒完才止。許多天上、地上的事實都告訴了我們，德國人倒底是否可怕，紅軍戰士對祖國、對人民是否慚愧，——我們不是退却，而是在消滅敵人。……』忽然丹娘停了下來，臉上起了一陣紅雲，顯出了爲自己丈夫自豪

和略帶羞怯的神色。

「下面是關於我的話。」丹娘笑了。

「你再唸下去，這裡沒有提到坦克手嗎？」賴莫且問。

「後有，大概他沒有碰上坦克隊，下面是屬於政治的話。」丹說娘。

「那與我有關，請唸下去。」

「……你告訴大家，決不要怕，鼓起人民的勇氣去作戰，我越來越相信，德國鬼子是要銅鐵般的意志和良好的武器，去戰勝他。你告訴杜斌科，飛機需要的很厲害，坦克也需要，子彈、銅盔、步槍甚至於麵包……都需要，希望你們把這些東西，多多的送給前線，靠着這些東西，有堅強意志的紅軍，是會打垮希特勒的。」

紀米信上

賴莫且仔細的聽着，每一句話他都深深的記牢，他不再想到自己的兒子。而且，紀米信的話和在軍醫院裡所聽到的事實，都是鐵的證明——紅軍不是在退却，而是在消滅敵人。「必須鼓起人民的勇氣去作戰！」在剎那間，賴莫且唸着紀米信的這句話，便決定回工廠去，把事實告訴所有的工人。這對大家來說，應當是一個滿意的答覆。

六 剛出爐的飛機

不久以前，莫斯科來了一位著名的飛機構造師，他與杜斌科、杜介夫等人，研究了兩天，便決意製造一種新型飛機，這種新型飛機是在飛機的肚皮下，裝上一層鋼板，並且加上了許多大砲和機關槍，是專門對付坦克的衝擊機。

新飛機一批批的趕造出來了，並且剛作了試飛，那些等得不耐煩的空軍戰士，便架着這些剛出爐的飛機，作戰鬥的考驗去了。可是杜斌科並不十分放心這種飛機。一天傍晚，他跑到飛機師住的帳棚裡，準備親自聽取一下這些有經驗的飛機師的意見。可巧，經理謝庫亮也在那裡，杜斌科猜透了他也是來聽取意見的。

謝庫亮正倒着一杯啤酒，待他喝了一口後，才又問道：

「那麼，這種新飛機，剛出爐的，你們認為怎樣呢？」杜斌科聽着，知道他沒有猜錯，因此就安靜的聽着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一個叫羅乘龍的試機師開始說：「飛機是再好沒有了。開頭我也有點害怕，你看上面裝了多少東西，有鋼板、有大砲、有機關槍，簡直像個堡壘。但是想不到他很聽話，我高

飛、低飛、快飛、慢飛、轉圈飛都很好，這一下我可給德國鬼子害怕起來了，多要命，遍身都是槍砲，我飛到試砲場，照那些假坦克打了一陣機關槍，開了一頓砲，丟下了幾個炸彈，下面可糟透了，什麼都不見了！……。」說着，他拿起了一隻蝦子送到嘴裡，然後才半吐半噙的說：『假若把這種怪物，送兩千架到前線去……。」下面他沒有說出來，但是眼睛俏皮的瞟着謝庫亮。

『要是送兩千架去又怎樣？』謝庫亮眼睛也同樣的瞟着羅乘龍說。

『你不會送去！』羅乘龍說。

『要是我送去？』

『那就給德國鬼子準備棺材！』

所有的人都逗笑了，杜斌科接着問他一句：

『飛機不搖擺嗎？』

『什麼都很好，簡直叫人想不到。』另一個飛機師滿意的誇張着。

謝庫亮在羅乘龍的肩上一拍說：

『同志，這一切我比你知道的早！』

『當然，你是作經理的。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羅乘龍總有點不服氣的問。

『莫斯科寄來了一份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那裡有一個什麼通訊員和誰作了一次談話，他們對這怪物可嚇死了。』

『好，德國鬼子，開始害怕起來了，這就好辦。但是最要緊的是，有了開始就要保持下去，直到結尾。』羅乘龍興奮的說：

另一個飛機師擔心的說：『最好你們不搬家，搬了家二千架就保不住了。』

『不要緊，到那裡也是一樣！』杜斌科堅決的表示說：

忽然，杜介夫打電話來，要杜斌科回工廠去檢查剛製好的一批廿五架飛機；杜斌科不能和人家談到最後，便回工廠去了。

他走出帳棚，在一帶樹林外邊，有許多飛機師，無事的逛來逛去。杜斌科走近時，他們便靠近去和他談話。在談話中，顯出了飛機師想念飛機的難過情緒。杜斌科完全明白這些失掉飛機的飛機師的戰鬥心理。幾天前，他個人也會爲着飛機和原料苦惱過，但是今天他很高興，因爲飛機製造成功了，有了成功才可以取得勝利。爲了滿足飛機師的戰鬥情緒，滿足祖國的需要，杜斌科極力的計算着飛機的最高出產量，甚至於計算到不能再高！一般的講，杜斌科認爲：順利的話，每月他們就可以供給一師空軍的飛機給前線，或許還會增加；而且，杜斌科覺得有信心把數目字提到最高。支撐他這種信心的，杜斌科覺得不是他個人，也有謝庫亮，賴莫旦，杜介夫和所有的工程師、匠師和工人。在戰爭最初的考驗中，這些人的意識，已經認識到個人和戰爭的關係，只要說國家需要，或者說已經有了成功；那麼，爲了『需要』和『成功』，大家不會考慮到個人的犧牲與興趣，一切任務都會堅決完成。

七 小白屋村

昨晚，德國鬼子的飛機又來轟炸，這不是第一次，而是轟炸過多次了。在轟炸時，飛機工廠從未停止過生產。拂曉前，德國飛機飛到工人村——小白屋村，工人們都以爲被高射砲打慌了的德國飛機，企圖從這裡奪路逃跑。然而不是這樣，這羣空中強盜，拋下了所有的炸彈，就用機槍掃射那些混亂了的和平居民，直到用完了所有的本領，才慌忙的逃走了。

小白屋村是杜斌科得意的建築；頭幾年，當他到美國參觀回來時，就決意建設這樣一個給工人住的村莊，並且要建設的比美國的還漂亮。果然，一片烏克蘭式的，白色的房子出現了，周圍都栽種了特地從庫班運來的各種菓樹，有白李子、蘋果……工人們也在他們住宅邊沿，栽種了各種花草、蔬菜。早晨上班的時候，這裡的工人，都騎着自行車、摩托車，三三兩兩的，總說笑着，愉快的跑路。每一次杜斌科上班或是回家，也都經過這裡，並且每一次他都得意的欣賞這片景緻，心裏不時誇耀着這裡的幸福生活。本來，這個村子蓋好之後，便起名「列寧村」，但是由於他的白色牆壁，人們便高興的喊他「小白屋村」，有時也喊「列寧村」。

杜斌科聽說小白屋村被炸，他憤恨極了。這種憤恨心理，不僅因爲德國鬼子毀壞了他的愛

物，而且那裡住的都是些無辜的居民，一早，他便趕到那裏找到了賴莫旦。小白屋村的慘狀，開始顯映在他的眼前。醫生和看護員的白制服和手裡，都粘滿了鮮血，染上了燒焦了的木材黑灰；救火隊拖着水龍帶，到處噴着水，栽倒了的樹木，被踐踏了的花草，破牆爛壁和瀰滿天空的煙火，沒有人敢相信幾小時以前，這裡還是美麗的白色的和叢綠的村莊。有人遞了一張長字條給賴莫旦，上面寫着：

「死傷二百一十九名，九十八個是婦女和小孩。」多麼慘酷的屠殺啊！賴莫旦拿着這張字條，手在發抖，臉色變得蒼白了。杜斌科的眼睛裡，含着痛苦的眼淚。

一羣工程師向他們走過來，他們都是小白屋村的居民。現在，這些人都穿着濕透了的衣服，遍身泥土，他們救過了火，搶出了一點極為可憐的東西；但是，杜斌科看出每一個人的臉上，不是慌張，而是充滿了仇恨的神色。

有一羣工兵，正在挖着一顆沒有爆炸的炸彈。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愁悶的站在一旁；工兵叱責老人走開，但是老人並不理睬，一個工兵好奇的問道：

「老頭，你要幹什麼？」

「我的機關就在這一旁。」老頭手指向一座房頂打了一個窟窿，窗戶的玻璃都碎了，天棚也塌下來的房子，然後又繼續說：「從開戰那天起，我就是這裏的郵差。」

一個工兵調皮的指着那顆即將挖出來的炸彈笑着說：「老頭，這顆炸彈是五百磅，要是炸

了，你的機關就連影子也找不到了，那時你去上班吧！」老人不理睬的聽着，但是看去，悲痛的心情，一刻都不停的在他心裡增長着。

杜斌科和賴莫旦看着這開始的慘象，但是有人告訴他們說：「匠師賀明科家裏落了炸彈，老婆和孩子都炸死了，賀明科幸好在工廠裡，才算逃出了一條命，」於是，他們踏着成堆的瓦礫，急忙的趕到那裡去。

賀明科正坐在一塊濕地的亂石堆裏，那就是他的家。他低着頭，手垂在膝蓋上，滿手都是傷痕，脖子上也有一個傷口在流血；當他們向賀明科問好時，賀明科只微微的抬起頭，臉色可怕的蒼白，望了半晌，似乎像記得他們是誰，然而，很快又低下了頭。

「沒有法子，我老婆和兒子也……。」賴莫旦試圖安慰他，並且坐在他的身旁。

「是的，我聽說過。」賀明科低聲說。

「賀明科同志，這樣說我們都是一樣，不必難過了。」賴莫旦以同災同難的心情去安慰他。

「不，各有各的苦處……。」賀明科搖了搖頭，聲音也放得嚴厲了。

「你這裡也受傷了嗎？」賴莫旦指着他的後腦問：

「賀明科摸了摸，又看了看沾滿了血跡的手說：『小意思，反正死不了的。』」

杜斌科站着，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他終於想出了一句沒有力量的話說：「賀明科同志，不要上工吧。在家，或者到我家休息幾天。」

『不，我要去，我一定去上工。』賀明科瘋了似的叫着。

賴莫旦和杜斌科都極力的去安慰他，但是，任何安慰都不能使賀明科立即安靜下來。

悲慘的情景，使他們更加悲憤起來。他倆默默的走出了賀明科的亂石堆。但是遠遠的，對面的樹林邊際上，正冒着一股黑煙；許多人正圍在那裏，他倆信步走去，原來是一架被打落了的德國『容克』飛機，尾巴高高的豎着，像沒臉見人似的，頭深深的攢到地裡，全身都燒着了火。杜斌科擠到最前面，清楚的看見飛機上寫着：『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造』的字樣，原來這也是一架剛出爐的飛機。

兩個德國的空中強盜，摔死在飛機的身旁；也許開始他們還活着，並且企圖從飛機裡爬出來逃跑。但是，不知什麼時候，憤怒了的集體農莊的農民，用斧頭砍掉了他們一個人的脚，另一個人身上也砍了許多斧痕。站在那裏的人，却沒有一個對這種慘狀，表達着憐憫與同情。儘管是可怕的處罰，每一個人的臉上，依然是帶着無情的憤恨，賴莫旦忍不住心裡的憤恨說：

『狗崽子，使人流了多少苦淚！』

杜斌科心裡被充滿了的悲憤事實纏絞着，從開始踏上變成瓦礫場的小白屋村，一幕幕的情景，直到這裡——被處死的飛機和強盜爲止，德國人造成了多麼殘忍的事實，人們是多麼痛苦！但是在人們苦痛的臉上，杜斌科又發現了強烈的憤恨報復情緒。德國人是幻想以恐怖手段，來鎮壓蘇聯人民的反抗情緒的，但是，德國人想錯了，他們在那裏犯罪越多越大，那裡的人民的反抗

情緒，就更加熾熱起來；杜斌科怒視着那兩具法西斯的屍體，暗暗的罵道：

「無耻的東西，蘇聯人的痛苦是暫時的，但是，激怒了蘇聯人的感情，就要直到消滅你們才罷。」

八 老將軍

戰線一天天的向裡推進，烏克蘭的內地各處，都已經佈置了新的防線。紅軍騎兵軍團的將領特魯諾夫將軍——紀米信的哥哥，率領着一支強大軍隊，開到杜斌科住的城市，準備在那裡有力的阻擊一次敵人。同時，正像約好似的，特魯諾夫的父親老特魯諾夫，在當晚也從庫班區趕到了杜斌科的家裡。老頭子剛到，便接連的打電話要兒子來見他。

特魯諾夫不能立刻去見父親，老特魯諾夫不安的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他這種不安的情緒，戰爭開始時便產生了。過去，老特魯諾夫在十月革命時，曾是紅軍赤衛隊有名的將領，現在他已經六十多歲。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的廣播演講，號召全體人民動員起來，一致迎擊敵人；老頭子從那時起，在良心上他覺得已經被動員了，但是，現在的紅軍，是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部隊，黨與上級是否需要這些老頭子去帶兵？他不敢相信；除此以外，他又可以作些什麼呢？他又想不出；因此，他決定去找他兒子問問。在幾天的行途上，他自己開着汽車，晝夜不停的，至多是添了水或上了油，便直趕到了這裡。

很久，特魯諾夫將軍才來見他父親。在杜斌科的會客室裡，他們父子會面了。老特魯諾夫暗

自高興，但是，臉上一點都不表現出來；相反的，却裝着生氣的樣子問道：

『將軍同志，我妨害了你的事吧？』

『爸爸，請原諒我，因為我們正在擬定一個作戰計劃，所以才有空來和你談談，一會還要回司令部去參加會議……。』特魯諾夫忍心的解釋。

老特魯諾夫裝着不信任的神色說：『算了吧，還開什麼會，打什麼仗；看，德國人關到什麼地方來了，難道這是過年請姐夫來家作客嗎？』

『父親，你沒有了解我們……。』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對德國鬼子是不能膽小的，他們是看見你的脊梁就追，看見你的胸膛就跑；然而，我們俄國人，叫他單獨去作戰，就越打越有勁，德國鬼子一個人時，就像老鼠一樣膽小，懂得嗎？親愛的兒子。』老特魯諾夫滔滔不絕的似乎是訓誡他的兒子。

『父親，我們正像你說的一樣在迎擊敵人。假若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領你去和戰士談談，他們會告訴你一打過多少次仗；我們從國界上打起，直到現在，在戰場上德國鬼子的屍首是堆積如山的。』

『我不相信，你看，你們丟了多少江山。多少好的城市，你們都讓給了敵人；兒子，你知道我們爲什麼姓特魯諾夫，特魯諾夫就是棺材的意思。叫誰進棺材？叫敵人進棺材。』老特魯諾夫說着，又停了下來，一會才低聲的說：『那麼，可否叫我們老頭子去保衛祖國呢？』他眼望着兒

子便慢慢的坐下了。

特魯諾夫將軍靠近父親一些，也低聲說：

『父親，我明白你的意思。』

父子們的談話，也慢慢的緩和起來。兒子說服了父親的急躁情緒，開始談論着最近的戰鬥情形。老特魯諾夫聽着，偶而發現了許多地方，是內戰時期，他們戰鬥過的，並且他熟習那裡的情形；甚至於某個村子有多少人家，某一個人住在那一座房子裡。那裡有着他許多的老戰友。因此；他有興趣的問道：

『你到過木坡城麼？』

『經過，那裡有人還記得父親的英名。』

『不撒謊？』父親有點高興了。

『不撒謊。』特魯諾夫說。

『也到過株林村嗎？』

『也到過，那裡有一個人會要參加游擊師，我記不得他的名子，但是，個子很高，鬍子很長，背有點彎。』

『脖子上有個瘤？』老特魯諾夫像發現了秘密似的追問。

『這個，我沒有注意，但是他右腮上似乎有一個像被馬刀砍了的傷痕。』

老特魯諾夫直蹦起來，猛拍了他兒子背上一下，興奮的說：

『過去我和你說過多少次，這就是內戰時期的騎兵連長謝杜白。忘記了嗎？』

將軍被父親拍痛了，他暗暗的欽佩他父親還是這樣健康，但是口裡却埋怨似的嚷道：

『父親，你怎麼打人呢？』

『烏曼城也讓給敵人了嗎？』老特魯諾夫繼續問。

『還沒有……』

『撒謊就割掉你的舌頭。那裡的人多麼强悍，帶着他們就會打到柏林，他們死也不會向敵人低頭的，你們最好去把那裡的人號召一下。』老特魯諾夫說。

『你去號召一下，不是更有力量嗎？我可以給你辦妥手續，』將軍俏皮的望着父親說。

『真的嗎？在那裡掀起個高高的游擊主義，可以把天都燒紅了，』老特魯諾夫顯出像青年人慣有的熱情來。

『游擊主義倒不一定需要，游擊運動倒不錯，我早和司令部談過了，他們很同意。』

『噉，原來你早就把父親出賣了；好，就在今晚，我就坐汽車沖過戰線去，請給我準備一桶汽油。』老特魯諾夫有點壓抑不住自己的高興了。

『父親，坐汽車是過不去的，我們派飛機把你送過去，今晚我們還要請示最高總司令批准。』

特魯諾夫說。

『難道斯大林同志，也要知道老特魯諾夫又要去打仗嗎？』

『這一點，他當然要知道。』

『你們這些將軍，到底不錯；我的好兒子。』經過一段簡單的攷察之後，老特魯諾夫已經敬佩與信任這些新的將軍，並且對自己兒子，產生了更加親切的感情與自豪。

第二天一早，老特魯諾夫便把杜斌科父子推醒了，強迫他們穿好了衣服，他想趁着沒走以前，到外面好好的逛一逛。

老特魯諾夫自己開着汽車，汽車他也開得很好，開出了城，直順着公路開走；但是，開了一段，他便不言不語的把車停下了。下車走了幾步，然後又用掌頭撐着腰。看了一會，似乎在想着什麼，終於他對老杜斌科說：

『你看，一九一八年時，我們就在這裡把德國鬼子阻住了八天八夜，真是塊好地勢，你還記得嗎？就在這附近什麼地方，你帶着馬槍躺過。』

『這怎麼會忘記，如果現在不把那些丘子平了，我還可以找到那個躲避子彈的土窩呢。』老杜斌科帶着傷感的語氣說。

風吹過來，兩位老人所佩戴的許多高貴獎章、勳章、紀念章，叮噠的互撞起來。杜斌科看着這兩位老戰士的莊嚴與自豪的神色，覺得他們正像古代的英雄，或是浮雕着的英雄像一樣的威風凜凜。

左邊的一條公路上，塵土飛揚的很高，成隊的難民，正在向後方退走，老特魯諾夫慢步的走向那裡。一隊隊的難民，有小孩、婦女、老頭、也有許多病倒的人，奄奄一息的躺在馬車裡；沒有一個人的衣服還保持着清潔，每一個人的臉上，都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塵土，有的人還穿着兩隻不一樣的鞋子。但是，不少的人，已經在赤着腳一顛一顛的走路；老特魯諾夫懷着極大的悲痛，低聲的對老杜斌科說：

『過去，我們在這條路上進攻和退却，現在還是一樣，這條路真是命該如此！』

忽然有一個趕着一大羣奶牛，戴着一頂破草帽，穿着一雙破鞋，手拿着鞭子的老人，從馬上跳下來，將鞭子交給背後的一個小孩，便向老特魯諾夫走來，可是走了幾步，便又站住打量了一下，然後他狂叫的喊道：

『老特魯諾夫同志！』

老特魯諾夫向這個認識他的人，打量了一下，也狂叫起來了！

『謝杜白，噯呀，我的老戰友呢！……』老特魯諾夫意外的碰到了他的這位老戰士，興奮的簡直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他緊緊的和謝杜白抱在一起，半天也不放，謝杜白感情激動的在流着熱淚。

『你趕這羣牛到那裡去？』老特魯諾夫問。

『沒有目的地，上級指派的任務。』

『謝杜白，你的長鬚子呢？』老特魯諾夫懷着可惜的神情問道。

『看牛的留鬚子是惹人發笑的，拿刀子把牠割去了。』謝杜白慚愧的拿手掩着嘴。

『那個小孩是誰？』老特魯諾夫問。

『我的兒子。』

『那麼，我找人寫個介紹信，你把牛就地交給前面的集體農莊，就和你的兒子跟我來，好不

好？』老特魯諾夫問。

『到那裡去？』

『到你們那一帶地方去。』

『那地方被德國人佔領了。』謝杜白驚訝的警告老特魯諾夫說。

『難道你怕和他們見面嗎？』

謝杜白恍然大悟，又驚又喜的，立即高興的說：『我願意回去……。』

斯大林批准了老英雄們對祖國的供獻，夜裡三點鐘時，白樂少校駕起一架『杜』式運輸機，載着老特魯諾夫和謝杜白父子，飛到敵人後方去了。在這裡，他們要翻江倒海的鬧起來，要把游擊運動，像火一樣的燃燒起來，真的要把天都燒紅了。

九 拚命工作

隨着戰局的惡化，莫斯科一連拍了兩份電報給飛機和工廠。一份是人民委員會提議，着手分三批拆卸機器，準備撤退。但是，電報中指出，即使在最後的一分鐘，都不能停止飛機的生產。另一份電報便是調經理謝庫亮去黑海航隊空軍中工作，提升杜斌科爲經理兼總工程師。電報拍來之後，從杜斌科到每一個工人，都知道這對他們，將是一個比以往更嚴重的考驗。

工人們把工作時間延長到從白天到黑日，並且是作到一方面轉動機器，另一方面拆卸機器。人們一天天的瘦起來，也黑起來；晚上根本就不回家過夜，根據撤退計劃，黨號召工人們疏散了自己的家屬，並且一部份够入伍年齡的工人，可以報名參加部隊和地方保安隊；隨工廠轉移的家屬，都集中在工廠裡。杜斌科把母親妹妹和兩個孩子，都送到庫班地區，特魯諾夫的家裡。宛柳硬不離開她丈夫，直到吵了好幾次架，她才被杜斌科允許留下了。黨的號召，爲大家一致接受，並且正像賴莫旦所說的，工人們自覺的接受了。

早晨，下着細雨，拆卸機器和製造飛機，同時在進行。唐義林在等着杜斌科來。

「你已經弄好了嗎？」杜斌科握着唐義林的手問道。

『沒有弄好。』唐義林不高興的說。

『爲什麼還沒有弄好！』杜斌科驚奇的問道。

『好到好了，只是柏蘭沒有盡到責任，他沒有把車弄好。』

在杜斌科打了電話叫柏蘭來。十分鐘後，柏蘭穿着很漂亮的軍服，戴着航空帽來了，並且以傲慢的態度向杜斌科問好。

杜斌科站在寫字台前，雙手扶着桌邊，氣憤的問道：

『爲什麼沒有把第一列火車開走。』

『第一列？這不是容易的事。』柏蘭依然是傲慢的向經理答話。

『你在今天上午十一點卅分鐘，把火車開走！你看，唐義林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工人和機器都在露天淋着，你却戴着你的航空帽在閒逛！』杜斌科熬不過柏蘭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情，才嚴厲的，並且帶着諷刺的口吻去命令他。

『你竟用這樣的態度和我談話……』柏蘭也反駁杜斌科，但是看去並不像十分生氣；而且，滿不在乎的往沙發上一倒，蹺起一隻腳，掏出一枝紙烟，正想把他點着。

『柏蘭同志，再過一點鐘會把火車開走麼？』杜斌科表示軟了下來。

『杜斌科同志，你不要刺激我太厲害，萬不得已時，由我負責好了。』柏蘭斜看着杜斌科，態度似乎更加傲慢。

『給我滾出去，你這個壞東西！』杜斌科突然的罵出來，並且用力照桌上一拍。柏蘭嚇得立即跳起來，看着杜斌科像要揍他的樣子，便一聲不響的溜出了辦公室。

杜斌科心裡還在惱怒着，但是腦子裡却有點慌起來。他驅逐了柏蘭，立刻就沒有人負責車輛問題。他默默的站了一會，便打電話給特魯諾夫將軍，請他幫助。意外的把困難解決了，特魯諾夫允許立即代他去交涉，杜斌科也立刻在工人中挑選了四個青年團員，這四個人都有摩托車，你分配了三個人到特魯諾夫司令部和市委會、鐵路局去繼續聯絡，另外的一個青年團員，便隨着他到工作間去了。

路上，青年團員忍不住心裡的難過情緒，對杜斌科說：

『看着現在這種拆卸情形，比剝皮抽筋還難過呢。』

『我們就是這樣在苦難中教育出來的。』杜斌科說。

拆卸機器的工人，都合力幹着一件機器。看去是幹得很起勁，但是每一個人的臉上，却罩着一種陰暗悲憤的神色。杜斌科看着這裡所作的工作，心裡也不免像割着親骨肉一樣的痛苦，他覺得全世界上，也只有蘇聯的工人才會真正的體驗出這種痛苦滋味。

一架從外國剛買來不久的精巧機床，正在連根的挖起來。

『小心點，不然的話，我就一捶揍死你們。』賀明科在搬運這盤機器時，警告他的伙伴說。

『接不得的！』一個老工人，帶着悲痛的情緒說。

忽然火車響了，騎摩托的青年團員，一直把火車帶進廠裡；但是接踵而來的，德國「容克」機的隆隆聲，也在天空出現了。高射砲和機關槍的射擊聲，也相隨自遠而近的叫起來，一切都好像一輛火車帶來了這麼複雜的聲音；然而，工人們不停止工作，甚至於更緊張的幹起來，在馬達的隆隆聲裡，工人們拆卸機器和叱責、抗爭的聲音，急速的夾在中間，正像一種沒有節奏的音樂，在雜亂的奏着。

一架架的機器和一箱箱的零件，工人們都默默的塗上油，迅速的搬上車箱；幾架快要裝好的飛機，也正在裝修間繼續的裝着。飛機突然的飛到了工人的頭上，「隆隆」的聲音忽然停止了。但是接着就聽到長長的「吱」的一聲，飛機便又叫起來了。

「躺下！」賴莫且拚命的大聲喊着。

炸彈在飛機庫附近爆炸了，一陣震耳的轟隆聲後，最後聽到的便是玻璃落地聲叮噠響着。

「怎麼樣，死傷了多少人？」稍微平靜後，賴莫且便打電話問道。

「工作間裡沒有死傷，只是玻璃打破了。」

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飛回來了，發出了短短的，一排排的機關槍彈；賀明科舉起雙手，用身子掩護着一架機器。子彈打得泥土一陣陣的凸起。飛機飛走了，一個工人站起來，照賀明科腰上就是一拳說：

『笨東西，再近一點，就把你打爛了。』

又一架飛機飛來了，許多人都本能的臥倒了。但是飛機經過他們的頭上，就飛到前面去了。

『我們的，老鷹！』看清楚的人便大聲叫起來。

所有的人都興奮的站起來，帽子高高的拋上天空。

賀明科大聲的嚷着：

『我們的羅乘龍又去懲戒他們了。』

一〇 最後的一個晚上

工廠的拆卸和裝置工作，在最後幾天，就不得不在砲火中進行了。飛機天天來轟炸，戰線已推到城市的附近；但是黨、政、軍、民一致協助工廠遷移，特別由於特魯諾夫更願積極幫助，飛機工廠的全部機器，幾乎是順利的運走了。在戰爭進行到城外的那個晚上——最後的一個晚上，飛機工廠運走了最後一列火車的機器。

這天晚上，特魯諾夫所率領的一部紅軍戰士，在英勇的阻擊敵人，黨的市委會指導着全市人民，在破壞城市的建設。這個晚上是很可紀念的，但是，在這個晚上，人們都悲痛的流着眼淚。

杜斌科和賴莫旦從市委回來，那裡有許多共產黨員在領取黨的指示；在這些指示中，有留在當地進行秘密工作的，有被指派到游擊隊去的；領取指示的人很多，但是出入的人，都是默不作聲。黨決議不留一件東西給敵人，許多人也領取了這種似乎是痛心的破壞計劃，兩個女青年團員，在燒着一批批的文件，把壁爐的磁磚都燒紅了。

馬路上空前的擁擠着。重砲軌軌的響着開往前線，有開往前線的士兵，也有些從前線上退下

來的，但是秩序都不亂的，甚至於連步伐還是整齊的。敵人的飛機，穿梭似的飛來飛去，探照燈和高射砲在半空中放着火花。忽然這裡被炸了；但是一會兒，那裡又火柱沖天，滿街上的人，似乎都不害怕飛機，只是提着東西，急忙的遷往別處。杜斌科開着汽車，接了宛柳，只帶了一口黃皮箱，便開往工廠去。

從一個小儲衛口裡，迎面開來了一大隊步兵。雖然衣服都褪了色，也有的撕破了，但是精神十足，步伐也真整齊。忽然，一個倒掛着一枝德國自動槍的戰士，從隊伍裡跑出來，攔住了他們的汽車。宛柳從汽車窗口望着這個人，猛叫了起來：

『紀米信！紀米信！』

『宛柳、杜斌科！』紀米信喊着，簡直投到他們懷裡去了。

『我的紀米信，親愛的。你到那裡去？』宛柳興奮的問道。

『從火線上來，還是到火線上去，此刻爲了掩護你們撤退！』紀米信已經像軍人一樣的說話乾脆。

杜斌科和宛柳，都懷着感激的眼色，望着這位戰士。紀米信取下了鋼盔，準備迅速和他們告別。杜斌科發覺他有許多頭髮都白了，於是，他帶着憐憫的口氣說：

『紀米信，你頭上的霜，下得太早了。』

『不要告訴丹娘，可是她現在怎麼樣呢？』紀米信問。

「她很平安，現在和母親一起到庫班老爺爺那裡去了。」宛柳說。

紀米信立即就要告別。他緊緊的握着他們的手，感情的再說不出一句話，宛柳已經流着眼淚，杜斌科硬着嘴脣說：

「祝你平安，祝你成爲百戰百勝的英雄！」

紀米信跑步追趕着自己的隊伍，杜斌科、宛柳直望着他的背影，待一切都看不清楚時，才開起汽車走了。

漸漸的又下起雨來。正像天地間都悲憤，都對他們——這些勞動人民的子弟，表示着留戀不捨。杜斌科在工廠各處，作最後的一次視察。沈重的脚步使他每走過一寸土地，都引起了痛心的回憶。近五年來，他在這個工廠走過的路，合計起來恐怕不只幾百里，這裡所有的一切，都經過他的手建造起來，但是，現在在他這個愛子身上，幾乎全部埋上了炸藥，只要有一聲命令，就會「轟」的一聲，把一切都埋葬了。杜斌科在這時，認識了他從來沒有過的苦痛滋味。在工作間裡，他碰到了他的父親。老頭子坐在一塊木頭上，低著頭，穿着一件棉襖，繫着皮帶，掛着子彈盒，手裡拿着一枝老式步槍，他又像一九一八年時一樣的，把自己武裝起來了。杜斌科走過來，他拾起頭，發覺是自己的兒子，才問道：

「下雨了嗎？」

「是的，爸爸。」

「那麼應該打個電報到各車站去，叫他們在各機床上，再抹上一層油，不要銹了機器。」老杜斌科無精打采地對兒子說。

「不是已經抹上了油嗎？」

「油不怕多抹，抹了還可以再抹，反正機器是不能叫牠生銹的。」

遠遠的砲聲越來越近了。市委會打來了電話，說執行城市破壞政策的任務，已經開始了；並且要杜斌科和賴莫旦，立即按照指示破壞工廠。說完，在大砲的隆隆聲中，又掀起了幾陣巨大的響聲，馬上，一座光明的城市變成黑暗了；杜斌科和賴莫旦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掩護室裡，數了數只有廿四名。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賴莫旦發出了最後的信號，喊道：

「扣上電門！」

接着一陣嘯聲，把整個土地都震動了。一片片的石頭，牆壁，像排山倒海似的掀起來。一會兒，整個工廠就被火燄淹沒了。廿四個人都不約而同的摘下帽子，臉上都暗淡的可怕，杜斌科默默的站着，無力的對大家宣佈：

「同志們，我們走吧！」

大家沿着石頭、瓦磚堆，都不說一句話的走向集合場；那裡已停着飛機、公共汽車。不知什麼時候，柏蘭早鑽到那裡，他和他老婆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喘的，把箱子、鑰子……一個個的拋

上飛機，甚至於把縫衣機、枕頭、水盆、小孩玩具，也都一齊的拋上飛機。而後，先是柏蘭的老婆，再是柏蘭，一起爬上了飛機。

飛機師都吵柏蘭不過，白樂正在罵着：

『這不是電車，載不了這些東西。』

正在吵着的時候，賴莫旦和杜斌科夫婦趕到了。飛機師把這種情形告訴杜斌科，只見他忿怒的，順着跳板走上飛機，柏蘭所有的東西，都飛下來了；隨後，柏蘭本人和他老婆也跳下了飛機。

杜斌科覺得這種人，怕死、自私，在戰爭中是不需要他們的，因此，他採取了粗暴的舉動；但是，柏蘭却氣壞了，守着這些丟下來的東西，嗽着杜斌科，帶着威嚇的口氣說：

『好，這麼橫行，我要給你個顏色看看。』雖然柏蘭也在指手劃腳的亂嚷，但是沒有人理他那一套。

賴莫旦決定坐公共汽車通過前線去，杜斌科也決定坐公共汽車，但是白樂掏出了命令唸道：『軍管會命令我，把杜斌科和他的妻子，及其他幾個人載走，對不起，請坐我的飛機好了。』

杜斌科不得已，便和賴莫旦告別上了飛機。但是他立刻發覺宛柳還提着一口黃皮箱，他生氣的對宛柳說：

『我把柏蘭的東西丟下去了，你却……。』說着，就要把皮箱丟下去，宛柳緊緊的抱着，死

也不放，幾乎要哭出來。白樂看着這種情形，實在忍不下去，才對宛柳說：

『給我，我有個辦法。』說着便接過了皮箱，把他拴在機尾上。之後，才玩笑的對杜斌科說：『那地方應該屬於我的，你管不着。』

飛機和汽車，幾乎是同時開走了，剩下的只有柏蘭和他的老婆，還有一大堆東西；他急忙的把東西裝到他的那輛黃色小汽車裡，跳進車箱，開足馬力，便飛快的跟在大家後面。

那時，在前線上，像紀米信一樣的紅軍戰士，正在和敵人拚命的死鬥。法西斯的坦克向他們衝來了，臥在壕溝裡的戰士，便拿起了手榴彈去迎擊他們。坦克退走了，驚人的摩托聲剛剛退去，法西斯的獸兵又衝上來了，接着又是一片驚天動地的『殺呀！殺呀！』的聲音。紅軍戰士端起上好刺刀的步槍去刺殺他們，敵人成批的倒下了；但是，許多紅軍戰士，也流盡了他們最後的一滴血，戰爭隨着時間的延長是更加慘酷起來，憑着强大火力和優勢兵力的敵人，一次次的衝上來，臥在戰壕裡的紅軍戰士，唱起了悲壯的軍歌，毫不屈服的迎擊他們。直到城市破壞了，一切需要撤退的都退走了，那時，他們才奉命從油庫裡，把火油引到戰壕裡，把這些不能帶走的東西引着了火。於是熊熊的大火，才把戰場明顯的分爲兩個方面，被燬了的法西斯坦克，在火燄裡連連的爆炸起來。敵人停止了進攻，戰士們才退下來。雖然他們臉上都熏成黑色，甚至於吐出的唾涎也染上了黑色，不少的戰士已經躺在戰場上，但是，他們完成阻擊敵人的任務那種自豪的心情，正鼓舞着他們。明天他們又要開到別的戰線，在那裡，他們又執行着消滅與阻擊敵人的任務。

一一 從烏拉爾到前線

杜斌科坐飛機到莫斯科，作了撤退情況的彙報，然後才改乘火車。在去烏拉爾的鐵路上，他碰到了他們最後一批撤退下來的機器。

鐵路運輸工作，也有史以來的忙碌着，運輸機關的工作人員，在辦公室的已經很少，甚至於連站長也站在轉轍器前工作。有時，鐵路工人接連五晝夜都不能睡覺，許多農民、教員和學生，都拿着鐵鍬站在鐵路、橋梁旁；一發生事故，大家便立即動手修理妥當。所以不管車輛來往如何頻繁，都是平安而迅速的駛着，差不多每二千六百里路，只停一次；但是換了車頭，或是上了水，便又立即開走了。

蘇聯國會決議把許多珍貴財產，都順着這條鐵路，運到安全地帶去。所以，火車除了搬運那些飛機，大砲、坦克的機器外，還運了古物、圖書，甚至於連戲院都搬到烏拉爾來了。在運往後方的路上，工人們受過了無窮的苦難；天氣冷起來了，有時雪下的很大，但是爲了保守國家的財物，沒有一個人偷懶，或跑回車箱去取暖，至多回去吃了飯，便立即又回到崗位上。他們坐在機器上、材料上，及其他別的東西上，夜裡也不離開那裡。老杜斌科跟大家一樣，他還是穿着那

件棉襖，只是用繩子把腰紮得更緊了些；但是，膝蓋還露在外面。白天、晚上他都握着那枝老式步槍，默默的看守着一車皮的鉛塊。雪花在空中飛舞着，老頭子的鬍子和眉毛，經常結了一層薄霜或是小的冰塊，但是他沒有一句怨言。有時，晚上他睡着了，火車的氣笛又把他催醒。當聽到這聲音時，老頭子便快活的爬起來，每一次他都以為五點半鐘，工廠拉笛上工了，但是，他爬了起來，立即又坐下去，這時他才失望的吁一口氣。

杜斌科是知道他父親的個性。其實這種個性，一切工人都一樣，沒有工作，情緒就不高。有時，他看着父親在冰天凍着，心裡也很難過，一次，他坐到父親的跟前說道：

「爸爸，我們快熬到頭了。」

「會熬到頭的。」老杜斌科無力的答應着。

「爸爸，好像你情緒不高。」

「人們都苦難，自然不會快活。聽說烏拉爾人的脾氣很壞，到了那裡還不知怎樣呢？」老杜斌科憂鬱起來了。

「不，爸爸。我剛到過那裡，那裡的人並不壞，只是脾氣和我們不一樣，似乎暴強些；不多說話，甚至於喝起酒來，也不快活……。」杜斌科少猶豫了一刻，接着說下去：「我想這是因為過去那地方的資本家、地主剝削他們太厲害的緣故，聽說，他們給窮人三塊錢，窮人就覺得跪着歡迎那些「慈善家」。這樣，才養成了那裡人的沈悶個性。」

『也許是這個緣故。』老頭子同意似的說。

『到了會漸漸習慣起來的。』杜斌科作了句補充。

父親半天沒有作聲，然後，他低聲的靠近兒子的耳旁問道：

『最近家裡有消息嗎？紀米信也有信嗎？』

『沒有，』杜斌科的聲音也放得很低。

『恐怕，……德國人打到那裡了。』老頭子愁悶地說。

『說不定，最近沒聽到任何消息。』杜斌科也懷着同樣不安的情緒。

火車長長的拉了一聲笛，便到站停下了。靠在車站的另一條鐵軌上，正停着一列早到的火車。一個穿着軍大衣的軍官，從車箱裡跳下來，抓起一把雪就擦臉，杜斌科仔細看去，察覺到是羅乘龍，於是他狂喜的喊過去：

『老羅！』

兩位老朋友又見面了，喜悅使他們剛剛的握了手，便又抱到一起了。

『真巧，找都找不到你。』

『找我幹什麼，你看我還成什麼樣子。』杜斌科看看完全成了油垢的衣服，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找你要飛機！』羅乘龍認真的，但是笑容的對他說。

『要飛機！你沒看見我們的工廠還在車上嗎？』杜斌科驚奇的問道。

『我只知道命令我，過一個時間就試驗新飛機。』羅乘龍說。

杜斌科梗住了，羅乘龍對他的警告，使他更深刻的認識到，將來的任務，要比想像的更艱苦些。

火車上了水，便又開走了。羅乘龍索性搬到杜斌科的列車上。開過了一個晚上，便進入免除燈火管制地帶。夜間，大小城市都是燈光閃閃，這證明已經到了後方。路上，杜斌科開始看到許多新建造的工廠，每到一站，都聽到工人們喊着『杭州！』的號子，把原料和機器從火車上卸下來。通過了一段森林區後，杜斌科打聽到他們工廠的地址，已相離不遠，下一站就是他和賴莫旦約好見面的地方。

火車剛到站，杜斌科就跳下去，幾步便跑到車站宣傳處，但是，人們早就擠得水洩不通了。因為德寇最近已在進攻莫斯科這個蘇聯人民的心臟，引起了每一個人的不安。雖然是痛心的，但是每一個人都期望着能聽到悅耳的消息。一會，兩個宣傳員站到月站上，大聲的讀着十月革命節時，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的講話。

『……今後的任務，我們必須把我國所有的德國侵略者，殲滅到不留一個……』所有的人，都興奮的跳起來，喊着『嗚拉』『嗚拉』的聲音，把帽子丟向天空。斯大林的這句話，鼓舞了所有的人，正好像人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大殲滅戰的勝利一樣；杜斌科聽到一個人不住的唸着：

『斯大林同志是從來不說空話的，勝利已經開始了。』

賴莫旦在人叢中找到了杜斌科。他高興的握着杜斌科的手說：「老杜，見了你是第二大喜事，今天兩件喜事，把我所有的苦悶都擯走了。」

杜斌科也緊緊的握着賴莫旦的手，但是他馬上就問起杜介夫來了。

「他已經到了目的地，二百四十輛車箱都卸完了，此刻在正卸我管的一百五十輛車箱。」

「走，我們到鐵路局去一趟。」杜斌科拉着賴莫旦的手說。

「且慢，我拿面鏡子照照再去！」賴莫旦說着，便遞給杜斌科一面小鏡子。

杜斌科看看自己的臉，兩腮陷下去了，滿面都是油泥，鬍子像亂草一樣，並且長得非常長，真應當說是「杜大鬍子」了。他再看看手，不僅粘着油，而且早就凍得裂了紋。因此他苦笑着說：「真不成樣子。」

「賴莫旦，我們還是到鐵路局去一趟吧。」杜斌科接着便催促賴莫旦。

「你真性急，他媽的。」賴莫旦興奮的罵他。

鐵路局長是一位年輕的人。在辦公室裡，他仔細的聽完杜斌科的意見以後，便拾起疲憊了像似多日失眠的眼睛，望着杜斌科簡單說道：

「杜斌科同志，我親自負責催促，只要你們的列車到了，便立刻開到目的地。我們現在也用

註：「鳴拉」是蘇聯話萬歲的意思，蘇聯人在節日集會，甚至於在作戰衝鋒時，都雄壯的喊着，「烏拉」！

前線上的精神來工作。」

「謝謝你……。」杜斌科感激的順口說出了這句話。

「用不着，我們都是爲了打倒希特勒，聽到斯大林同志的講話嗎？」

「聽到！」杜斌科愉快的答着；過去他對鐵路局的人是有一種成見的，總認爲他們官僚，但是今天他深深的感到鐵路局的同志，也是戰士了。

走出鐵路辦公室，杜斌科和賴莫且沿着鐵路旁，慢慢的走着。這使他們更清楚的看到鐵路運輸工作的忙碌情形，一車車的機器、原料自西而東的急駛過去，或者到了站，立即就卸下來，而後又運到附近的森林裡；建築就在那裡開始了。同時，自東而西，滿載着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人民子弟的列車，也帶着大砲，坦克，迅速的開始往前線去迎擊敵人。火車構成了穿梭的形式，看着這種情形的人，不會再感到是退却，賴莫且想到了十月革命時的一條標語，便順口的把他唸出來：

「勝利從工廠開始，

沿鐵軌前進，

而以在戰線上的刺刀衝殺來完成的。」

這條標語，用來說明當時的情形，是非常恰當的，杜斌科同意的說：

「是的，勝利已經開始了；斯大林同志，清楚的告訴了我們。」

一一一 省委書記

當晚，杜斌科洗了澡，也刮了臉，換了新襯衣，便由賴莫旦領到附近的一個煤礦工人宿舍去寄宿。第二天，他們決定到省委會去接關係。

因爲疲乏，一宿大家都睡的很甜；早晨，杜斌科起床時，賴莫旦還沒醒，杜斌科走到他床前，先給他蓋好毯子，猶豫的站了一會，便決心把他叫醒。賴莫旦以爲誤了事，心裏有點不好意思，但是，直到去省委的路上，杜斌科才知道賴莫旦已經三天沒有好好合一下眼，只是昨晚杜斌科到了，才算正式的睡了一覺。

省委的同志，工作也非常忙，差不多凡是由前面撤過來的工廠，省委都要過問，並且幫助他們解決困難。賴莫旦把黨員的組織關係介紹過後，便留在辦公室和別的同志談工作，杜斌科一個人去見省委書記吳貴墨。

吳貴墨同志是烏拉爾當地人，幼年時生長在礦工的家裏，他自己也在煤井裏作過工，後來才擔任黨的工作，並且在工業專門學校畢了業。爲人誠懇和氣，從來都把黨的工作看得很重。杜斌科看他不過四十歲，但是長的很健康，臉上的神色顯得豪爽、英俊。吳貴墨緊緊的握着杜斌科的

手說：

「等你很久了，也打電報到各車站去找過你，怎麼樣，還順利吧？」

開始，吳貴墨便使杜斌科感到了他是一位熱情，而關懷着同志的負責人，因此，杜斌科顯得愉快的說：

「總算順利，昨晚到達這裏，想在今天繼續前進。」

「我們決定把你的工廠，安置在任何飛機也炸不到的地方。」吳貴墨說。

「這裏也是轟炸不到的地方！」

「是的，希望你們在這裏安心生產，我曾見過你們的一份報告，如果按照那上面所說的，你們差不多把所有的機器都運來了。」

杜斌科聽出了這位黨的負責人是內行，並且似乎他早就給飛機工廠作了妥善的打算，因此，他更加大膽的說話了。

「是的，需要的，差不多都運來了，只是那些拿不動的鐵架子，我們把他一起炸毀了。」杜斌科說。

「好的，那麼我們就把問題談談，要解決的立即設法解決。」

吳貴墨豪爽的神色，使杜斌科熱烈的，心情也更興奮的說：

「戰爭開始時，我到過一次烏拉爾，那時你不在；這裏的情形使我有三大不安：第一是裝卸

機器問題；第二是裝置飛機的大房間；第三是製造飛機的專門材料。」

吳貴墨靜靜的聽着，顯然的，他對杜斌科的熱烈也很高興。待問題提出之後，他便對頭二個問題，給了杜斌科滿意的回答，並且說，今天就可以辦妥。杜斌科暗自驚訝省委書記這種辦事能力。關於第三個問題，吳貴墨引杜斌科走到一幅烏拉爾的各種財富分佈掛圖前，上面劃着金、銀、鑽石、煤、鐵……及大片森林的標誌，吳貴墨用鉛筆指着這些東西對杜斌科說：

「這些大半是不久前才開採的，我們有了這些財富，就應當挽救祖國，打敗希特勒。」

「我需要的是鉛！」杜斌科謹慎的說。

「鉛，我們也有。不過鍊鉛需要極大的電力，本來，電力我們也够了，但是自從來了大砲、坦克、汽車工廠，本地又開了鍊油工廠，電力就感到不足了……。」少停了一刻，他又繼續說下去：

「可是，我們可以考慮用代用品。在戰爭期間，鉛有兩大弱點：一是太貴，二是非常缺乏，不能因為沒有鉛，就不出飛機。」

「這是想不出辦法的。」杜斌科說。

「我聽說我們有一種驅逐機，在列寧格勒打的很不錯，據說這種飛機就採用木頭。但是你的轟炸機，載重量比驅逐機要重些，能否也可以用木頭，你有經驗嗎？」

「我在美國時，見過這種木製飛機，有五噸重，但是木頭總沒有鉛那樣堅固，作起來也費

事；木頭要鋸成薄片，抹上特別的膠水，把他壓緊，這樣來改良木材也許行，但可惜這一切都太困難；譬如，在製造方面就困難，而且找這樣好的木料也不容易。」杜斌科說着，並且表示沒有辦法的神色。

『在烏拉爾，有一千多里地的森林區，你要多少木材都行；不然的話，就索性按照你的辦法，把木料製好給你送來，你看怎樣？』吳貴墨說。

『恐怕是困難的！』杜斌科仍然不太相信的說。

『同志，我們不妨試試看，有困難就要設法克服。』說着，吳貴墨便按了一下電鈴，門外進來了一個通訊員。

『請你告訴他們，在今天下午五點半鐘，把我的車箱掛在第十號列車上。』
之後，吳貴墨又笑着對杜斌科說：

『我們坐火車到出產「木製鉛」的地方去看看，就便我們也把事情在那裏辦一下，下午五點廿分鐘到我這裏來，我們一起到車站。』

杜斌科走出省委書記的辦公室，吳貴墨走到寫字台前，便又拿起了一份坦克工廠的材料。杜斌科慢慢的走下台級，聽到鄰房中正在和出產石油的區域打電話，那裏要求派火車箱去，因為出產增加了。在樓梯上，他看見兩個人，正熱情的握着手，那個拿手拐的囁着：

『恭喜你，發見了金鋼石。』

杜斌科回想着剛才和吳貴墨的談話，他覺得飛機工廠，不僅到了一個富沃的地區，而且落到了一個善於經營的人的手裏。黨的領導者，關心這些工廠，正好像資本家關心自己的財產一樣；而且他覺得像吳貴墨這樣一個黨的負責幹部，不僅對工作有着高度的責任心，而且在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上，都表現了是個內行，在處理工業問題上，正好像是一個老練的工程師。

一三 烏拉爾人

下午，杜斌科告別了賴莫旦和他父親、妻子，便和吳貴墨乘火車先走了。

火車在山溝裏，搖搖擺擺的爬行者。路上，杜斌科目不轉睛的望着烏拉爾的冬景，一帶都是高山，山上滿長着松樹，杉樹和樺樹。雖然這些樹木在冬季大都都禿了頂，但是一到春天，滿山遍野，都會叢綠起來；那時，又該是多麼美麗啊！

在一個小樹林的邊際，蓋着一大片房子，杜斌科忽然喊了出來：

『礦井！』

『是的，烏拉爾就是這麼又美麗又富沃；看，只在地上挖了一挖，就找到了煤。』吳貴墨帶着引誘杜斌科的神色說：

火車到站了，許多人都來找省委書記，於是，吳貴墨便在車箱裏辦起公來。晚上，他打電話召集了市委書記孔澤夫和鐵路局長等人，杜斌科也找來了杜介夫。吳貴墨在這個時間，要解決杜斌科講的搬運與建設問題。

經過簡單介紹之後，吳貴墨問孔澤夫：

「明天午後六點鐘，飛機工廠最後一批機器運到這裏，並且，他們也要很快的開工，你看，你們能發動來多少義務勞動的人；應該早些幫助他們早些卸完才好。」

「預定是一萬一千人，確定的數目字，現在我還不能擔保，」孔澤夫說。

「一萬一千人！」杜斌科驚訝起來，他立即問杜介夫：「那麼，我們廠裏會出多少人。」

「會有二千五百人出動。」

「這些人不會礙手礙腳嗎？」吳貴墨小心的問。

「把人分派到各卸貨台去，每個台子都指派一定的人數。」杜斌科提議，

「好，我們明天就先這樣辦。」吳貴墨說。

會議就這樣簡單的作了決定。

第二天一早，杜斌科到車站去計劃建築卸貨台，各弟兄工廠派來了二百五十個木匠來幫助他們，僅僅一、二個鐘頭，一架架的木製卸貨台，便按照一定的距離建築好了。而且，建築的非常好。杜斌科對這些烏拉爾工人，開始起著好感。

「真有本領，作得這樣快！」他對那些幹過活，正在吸著旱煙的工人說。

「這樣的「活」，我們總是按期完成的。」工友們自豪的瞅著這位他們尚不熟識的上級說。

但是下午五點鐘時，孔澤夫答應的一萬一千名工人還沒到；杜斌科着急的打電話問吳貴墨，吳貴墨回答的很乾脆。他說：

「孔澤夫作事，說了就辦得到。剛才他打電話來說，過半點鐘人就會到。火車是分兩批到站，你們把人也分成兩批，一批留在站上，另一批分到工廠去。」

五點四十分鐘左右，被發動的人果然整批的開到了。男男女女的，有市民、學生、也有工人。他們拖着一付付像是鐵板製的拖運工具，也許這是烏拉爾人自己創造的「拖動機」。許多大大小小的孩子，也隨着他們的父母來了，並且隨身都拖着一付滑雪板。孔澤夫和吳貴墨跟在人羣的後面。到站後，便並肩的站到月台上，不慌不忙的下着命令，把所有的人，都有秩序的分配到崗位上去。

下起大雪來了。黑色的鐵軌，很快就被蓋在雪的下面，地面是一片發光的白色；參加勞動的人，都一字的排列在鐵道的一旁。

「來了！」忽然有人喊。

「來了！」又是一陣，聲音也越喊越大，越傳越遠，所有的人都蠕動起來。火車開進站，長長的拉了一聲笛，像表示感謝一樣；之後，就慢慢的停下了。

廣大的行列，都向火車舉手歡呼，火車上的工人，搖着帽子、手帕，同樣的歡呼着走下來。兩股歡呼的聲音，使得寂靜的黃昏，立即感到熱烈起來。

顧莫旦、老杜斌科、宛柳都一起到了。宛柳下車便跑到杜斌科跟前，親熱的和他抱在一起。但是，卸運工作立即就要開始，杜斌科要把宛柳安置在一所房間裏，自己到卸貨的地方去。

『那麼，我和你一塊去。』宛柳說着，緊緊的紮了紮頭巾，就跑到卸貨台去了。

在卸貨台前，憑着偉大的人力，把一架架笨重的機器和一箱箱的零件都搬下來了。接着，烏拉爾人，把機器搬上鐵板拖運機，每四、五十個人一夥，就慢慢的拖走了。孩子們也把滑雪板撤上了輕巧的東西，一趨趨的運走。天漸漸黑下去，不知是誰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找了幾桶油滓子，用一個桿子，纏上一些破布、棉花，澆上油就點着了。

滿路都插遍了這樣的火把，強烈的紅光，映照着寬闊的運輸大路。在這條紅色的道路上，許許多多搬運的人們，正連接成一條黑色的線條，遠遠的看去，真是一幅雄壯，動人的景緻。人們都興奮起來了。許多人喊着號子，也唱起歌來，老杜斌科搬下一些零件後，便走到兒子面前說：

『烏拉爾人真肯幫忙，你看，天到什麼時候了，連小孩子也不肯去睡覺；聽，吵的多麼厲害，你猜爲什麼吵呢？他想運，我也想運，幾乎把零碎東西都運走了。』

『爸爸，這裏的人並不冷酷的可怕吧？』杜斌科想起了他父親在路上，曾對烏拉爾人有過不好的估計，便順便反問了一句。

『嘿，瞎子有時還說要看看呢？看了才能叫人相信。』老杜斌科諛諧的說。

吳貴墨站在他們背後，聽到有趣時，便像嘲弄似的對老杜斌科說：

『烏拉爾人幹的不錯吧！』

「也有烏克蘭人！」老杜斌科自豪的說。

「是的，也有烏克蘭人。有了這樣的民族團結，別說希特勒，就連鬼頭上的角，也能給他捏下來。」吳貴墨說。

吳貴墨經常願意幽默的談話。但是，看到了烏克蘭人和烏拉爾人，那種熱情與團結情形的人，都曾萬分欽佩，並且深深的感到這句話，是恰當的形容。

一四 幹部政策

在烏拉爾的冰天雪地裏，飛機工廠開始了重建工作。

工廠的全部人員，包括工程師、技師、繪圖員，也有工人和木匠，大家都一律平等的，在開始建造幾所又高又大的機器房間。杜斌科回廠時，大家都熱情的向他招手；但是，一進大門，他看見那些寶貴的機器，都堆在一座大院子裏生了鏽。開始他便不高興起來，當然，他更埋怨杜介夫沒有把工作佈置好。一次，杜介夫交給他一張建築設計圖，這張計劃着重用費也太龐大，上面寫着建築的面積是廿一萬平方公尺，須要磚頭四萬車箱，玻璃和其他別的東西。杜斌科看了，便把計劃大大的縮減，甚至於把磚頭一節，幾乎全部取消了。他批評了杜介夫，要他遵照戰時的物質條件去作計劃。但是由於他缺乏耐心的指導，反而使杜介夫的工作縮手縮腳起來，工作影響很大。

星期日的早晨，杜斌科決定抽空找省委書記談談，吳貴墨仍住在車箱裏。最近，根據同志們的反映，他也想找杜斌科交換些意見；所以當杜斌科到了之後，吳貴墨便有意的倒了兩杯茶，遞一杯給杜斌科，自己也慢慢的喝着對杜斌科說：

「杜斌科同志，你到烏拉爾來也有一個多禮拜了，我們隨便交換些意見好吧？」

『很好，我來找你，就有這樣一個目的。』杜斌科高興的說。

『好，那麼就由我先談談。』吳貴墨繼續喝了一口茶說下去：

『有一次，有個同志問我「爲什麼你總是很安靜，工作再忙，睡覺、工作都按一定的時間，甚至於不妨礙隔一天刮一次鬍子。」我說，道理很簡單，只要在工作中大膽放手的使用幹部，發揮幹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不犯事務主義，就可以作到這點。那麼，這句話怎麼去運用呢？

『一、我個人有我個人的工作，並且分配工作給所有的幹部，使大家都有工作。』

『二、按照幹部的工作能力、特長，分配適當的工作；發揮幹部的工作能力，讓幹部的工作積極，並且能夠創造出工作方法。』

『三、幹部工作不好，不發脾氣。適當的指導與批評，使幹部聽了有信心把工作作好。』

『四、大膽的聽取幹部的意見，敢在幹部面前承認錯誤。』

『這樣，幹部能够把工作作好，自然我就不會亂七八糟的瞎忙，生活也會規律起來。』

『吳貴墨同志，你覺得我沒有遵照這些辦法嗎？』杜斌科覺得吳貴墨這說法與自己有關，便小心的問道。

『杜斌科同志，我覺得你對工作熱情積極，但是有時你沒有作到這些；我問你，你們那裏有個工程師杜介夫，那個同志不錯吧？』吳貴墨問。

『是，很好。』

「聽說你沒到時，他工作的很不錯，但是，你到了就使他的工作萎縮起來，你沒有發揮他的能力，是吧？」

杜斌科暗自驚奇吳貴墨這種尖銳的眼光，但是他覺得是杜介夫沒有把工作計劃好；因此，杜斌科帶着辯解的口氣說：

「不過，杜介夫沒有很好的把工作開展起來。」

「我知道，但你應該指導他辦法，叫他自己去作。決不能發脾氣，甚至於自己去作。聽說，這幾天卸運機器時，你罵過人，甚至於自己去搬運，白着了急，這是不應該的，既然有孔澤夫負責，就讓他去作好了。」吳貴墨不斷的舉出事實說服杜斌科。

「罵過人，是我們廠裏的一個工程師，他差一點把一架好機器翻倒了，」杜斌科再不能辯駁自己，便承認了錯誤。

稍停了一下，吳貴墨繼續問道：

「柏蘭那個同志怎樣？」

「你打聽了柏蘭的事嗎？」杜斌科驚愕的問道：

「用不着打聽，你大罵了他一頓，趕走了他，又向他道歉，後來又罵他趕走了他……。不過，現在他沒在德國人方面，而在我們這裏。」吳貴墨說。

「在這裏！」杜斌科更加驚愕，「但是不完全對……。」

『這都是小事情。自然，自己看起來，往往是個人的對些；不過，單就柏蘭不怕困難，終於到了這裏。並且現在就坐在我的車箱裏，怕你怕得厲害。就這一點，應該說，這樣的同志，本質上是好的，有些毛病可以把他送到艱苦的地方去考驗。譬如，你們現在的運輸機關裏正困難，就把他派去，叫他在兩星期內把輕便鐵路完成，你看怎樣？』

『那裏有八公里的鐵路，柏蘭是辦不到的。』杜斌科不信任的說。

『我辦得到！……』

杜斌科和吳貴墨聽到背後有人說話，便一齊回過頭去，只見柏蘭把帽子握在手裏，眼睛好像冒着火一樣的站着。杜斌科又高興又慚愧。柏蘭已經走到他跟前，重覆的向杜斌科說：

『我辦得到！』

杜斌科緊緊的握着他的手說：

『柏蘭同志，我向你道歉，但是你在上級面前控告我了。』杜斌科說着，心裏立即就感到柏蘭不再是那樣一個可惡的同志了。

『我並沒有在上級面前訴苦，我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且重新要求黨按照我的專門技術給我工作。』柏蘭誠懇的說。

『那麼，輕便鐵路可以在兩星期內完成嗎？』杜斌科問。

『一定可以完成，杜斌科同志，請你在工作中看我的表現好了。』柏蘭帶着懇求的神色說。

『那麼，他現在可以走了？』吳貴墨安靜的問。

『可以。』

柏蘭戴上帽子，像軍人一樣的向後一轉，就走出車箱了。

柏蘭走後，吳貴墨重覆着一句話說：

『像這樣的同志，本質上還算好，有些毛病不要緊，耐心的教育他。把他送到艱苦的地方去考驗，習慣過來了，就是好同志。』

杜斌科明白了這句話對掌握幹部的意義，並且吳貴墨對他的批評，他都誠懇接受。臨走時他感激的和省委書記握手。一路上，他都反覆的思索着剛才的談話，使他感到增加了無限的力量，他覺得已經有辦法把工作開展起來。

一五 偷懶就是逃兵叛徒

杜斌科回到工廠，首先召集了工程師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總的建議，並且按照省委書記的指示，作到了具體分工。會後，又召集了全體工人大會，在這個會上，杜斌科簡單明瞭的對工人說，

「同志們，德國鬼子還在進攻，前線上非常困難。國防委員會指示我們，在一個月內把工廠恢復起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遵照這個期限，把飛機送到前線去，誰偷懶就是逃兵叛徒。」

熱烈的，空前的緊張工作，在工人面前展開了。工人們休息的時間縮短的很小，但是很少有人表示疲勞；甚至於房間還在蓋着，工人就在裝置機器。只要有一架機器裝置好了，技師和工人便走到機床跟前，這一架機器就開始轉動起來，生產飛機了。

吳貴罌爲了幫助這個工廠，動員了幾千名女工和童工來做工，並且送來了卅車箱玻璃，很多的石灰、油漆、銅條……。

熱烈緊張的工作，進行到第八天時，杜斌科不敢相信工人是否還能再經住同樣的八天。在宛柳身上，杜斌科發覺她下工回家後，只要倒在床上，穿着衣服便睡着了。杜斌科勸她休息一天再

去作工，但是，宛柳拒絕了他的勸告說：『我決不能叫人家說我是逃兵、叛徒，而且多一個工，戰爭就可以早日結束。』杜斌科只好不再勸他。事實上，每一個工人，都經受着平常人所不能支持的疲勞；但是爲了不作『逃兵』『叛徒』，他們鼓着自己的熱血，在拚命的工作。

有一批烏克蘭的工人，在大森林裏伐木材被凍傷了。其中有四個人，據醫生講，必須割去腳掌和手掌。杜斌科很痛心，但是孔澤夫立即派來了幾個當地的老居民，告訴他們在寒冷地帶取暖的辦法；並且派了幾個工人，到大森林裏去指導烏克蘭人禦寒的辦法，並且也幫助那裏的工作。這樣，工人們才免去了凍傷的威脅。

那時，工程師們，正面臨着缺乏零件、材料的困難。但是他們打破了一切陳舊的觀念，甚至於研究出把零件減少還作出飛機來。他們製造大的零件，也採用了『模造法』。杜介夫說的很對，他說：『不管科學不科學，反正能造出東西，把飛機送上前線就是科學。』

杜斌科白天大都和工程師研究零件，有時也到工作間去檢查工人的工作。晚上，他要抽出時間給吳貴墨作報告，這是吳貴墨給他指定的任務。一天晚上，他給吳貴墨的報告上，寫完了所有的工作情形後，便在最末的幾句寫道：

『……雖然我們已經工作了十三天，疲乏、寒冷、材料困難，都可怕的擺在我們面前，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可怕』低頭，戰鬥的精神也從未鬆懈過。按照目前這些情形來看，工人們是可以保證在一個月內恢復生產的。』寫完了這段話，他便匆忙的走到工作間去。那裏，老杜斌科

正在製造一個大機器的零件模子。父親看見兒子來了，便從壓鐵機上爬下來和兒子談話：

『爸爸，怎麼樣，能按期製造出飛機嗎？』杜斌科問。

『放心好了，蘇聯工人從來沒有耽誤過事。』老杜斌科倔強的回答兒子，『但是，來了這麼多的娘們，可叫她們弄糊塗了，將來一百年也弄不清楚。』老杜斌科說着便又埋怨起來。

『怎麼弄不好？』

『娘們總是娘們，她們問長問短，什麼都插嘴，還要完成任務百分之三百呢。』老杜斌科說。

『這很好呵！』杜斌科笑道。

『要是馬馬虎虎的，連百分之四百也可以完成。』老杜斌科不服氣的說。

『爸爸，你完成多少？』

『大概是百分之二百五十吧！等到我的『大傢伙』裝好時，那就好辦了』。

『爸爸，你完成的並不比他們少！』杜斌科一向知道他父親的英雄主義。但是，實在想不到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他竟完成百分之二百五十。他被這種英雄主義和堅強個性驚倒了。

老杜斌科沒有回答兒子，但是他拉着兒子的袖口，靠近一點，才低聲問道：

『家裏有信嗎？』

『沒有。』

『好了，我要再爬上去，柏蘭和我競賽，他明天交出鐵路；我明天交出『大傢伙』；柏蘭能交出來嗎？』老杜斌科不安的試探着柏蘭的工作情形。

『大概能交出來。』杜斌科說。

『那麼，你不要再妨礙我了。』說着，老杜斌科便又爬上了壓鐵機。

杜斌科走出工作間，在放着材料的那所大院子裏，迎面吹來了刺骨的大風，雪花正隨風捲着。周圍都傳來了『嗖嗖』的，風吹着樹枝的尖銳聲音；但是，無數的燈火，正沿着大森林的邊際，迎風閃爍着。那裏，也在進行着偉大的艱苦的建設，而且，坦克，大砲已源源不斷的運往前線。向苦痛，風雪鬭爭的工人們，在那裏，他們開始了成功和勝利。

一六 階級友愛

經過長期間的勞累，宛柳在一個晚上，像得急病似的，突然發病了。

杜斌科很痛苦，無時無刻都在想念着他的老婆，只要醫院一打電話來，或者一有時間，他都會衝出工廠，到醫院去看他的宛柳。但是，也有另一種心情，使他得到些輕微的鼓勵與安慰。這就是在宛柳病後的第二天，杜斌科利用早飯時間，召開了一次工程師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杜斌科當眾宣佈說：

「同志們，我們工廠恢復工作的第一階段，在全體同志們的奮不顧身的努力下，機器已全部裝置好了。今後的任務，是有計劃的使各機器開工，把飛機生產出來！」下面他便拿出了一份工作計劃和工程師研究。其中大家也稍微補充了一些意見，但是，十九分鐘，會議便結束了。

工廠大部工程完成了，並且立即就開始生產飛機。這就是杜斌科對所有因勞累而病倒的同志，感到欽佩與感激的地方。

許多男男女女的工友，都來訪問宛柳的病情，這只是更加重了杜斌科對宛柳的想念。有些同志順便帶來了禮物。羅乘龍送來了兩盒維他命葡萄糖和一盒蘋果；宛柳的女朋友麗雅，跑來哭哭

啼啼的洗了碗碟，拿走了所有堆在牆角上的髒襯衣，而後又寫了一個簡單的字條，着杜斌科看宛柳時交給她；老杜斌科交給兒子兩塊咖啡糖，這還是他在撤退前，買來留給孫兒的，現在他送給媳婦了。杜斌科個人也準備了一塊咖啡糖和兩塊白麵包，一塊牛肉乾，一個雞蛋。雖然這些東西都不十分珍貴，但是，現在的環境却不易找到，同志們盡自己所有的，都送給了病人。

杜斌科拿着這些東西，看宛柳去了。

正巧，醫生準備給宛柳動一次手術。但是杜斌科趕到醫院時，宛柳已躺到手術床上；看護把杜斌科攔住在招待室裏，告訴他半小時後，就來告訴他病人的手術情形。

杜斌科不安的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覺得差不多有一個鐘頭，外科醫生才走進來，並且安靜的對杜斌科說：

『她得救了。』

『謝謝！醫生，謝謝你。』杜斌科懷着感激與不安對醫生說。

『請你先回去吧。手術後，病人需要安靜。』外科醫生說。

『那麼，我不可以看看她嗎？』杜斌科帶着懇求說。

『不可以，三天後來看她。』

『好，這些東西病人可以用嗎？』杜斌科問道，並且把一大包東西遞給醫生。

醫生打開看了一下，便又交給看護，然後對杜斌科說：

『可以，看護可以照看病人食用。』

『謝謝你，再見！』杜斌科向外科醫生告辭了。

三天後，杜斌科遵照時間去看宛柳。然而醫生只告訴他說，病人的情形很好，仍不許病人會客。杜斌科有說不出的不滿。但是，醫生立即又允許他寫幾行字，看護可以代他轉交病人。

杜斌科心裏大喜，立即從記事簿上撕下一張紙，沒有頭緒的寫下去，什麼家裏最近來過信，希望妳安心休養，工廠就要開工，他個人也很健康……總之，一切都是好的。寫了一篇後，他才感覺到寫的太多了。於是抬起頭來，才問醫生：

『寫多了不要緊吧？』

『不過不要寫悲哀的，快樂的多寫點不妨事。』醫生說。

看護把紙條送給宛柳。十幾分鐘後，又拿着一條回條交給杜斌科，杜斌科高興的幾乎喊出來，『她能够寫字了！』但是，他低聲的唸着他妻子的回條：

『親愛的杜斌科：

我覺得好些了，但是還稍微有點痛，醫生非常耐心的給我治療，希望你不要掛念我。家裏有信我很高興，現在我想知道紀米信的消息，如果他來信時，即刻告訴我。

希望你安心工作，三天內可以不來看我，很快我就可以出院。你的小鳥什麼時候出世呵？希望你工作中保重自己。

你的宛柳。」

杜斌科拿着這個回條，路上，他坐在汽車裏，還不住的唸着；她叫我們的飛機是小鳥兒，多麼輕鬆的句子！宛柳的心裏，一定是清醒的多了，杜斌科愉快的安慰着自己；但是，到了家，坐在宛柳的像片前，心神就又飛往她那裏去了。

猛然，他發覺牆角上又堆起了許多髒衣服，當地找不到漿洗的人，找麗雅和其他別的女同志幫忙吧，她們現在都在作着男人的工作；送到城裏去，又沒有時間。杜斌科瞅了一會，便閉上房門，自己動手洗起來了。

手被熱水和肥皂都漂白了，周圍都濺滿了肥皂沫。忽然有人敲門，杜斌科急忙把洗衣盆推到床底下去，拿抹布揩乾了地板，又揩乾淨了手，門又敲了第二下，他才去開門。

「你好，杜斌科同志。」柏蘭拿着一包東西，向杜斌科問好。

「你好，柏蘭同志，請裏面坐。」

「耽擱你一分鐘的時間。我找到了白麵包，一杯蜂蜜和一些蘋果送給宛柳同志。」說着，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桌子上，幾個蘋果從紙袋裏滾出來。

「凍硬了的？」杜斌科帶着感激而欣慕的語調問。

「這是從遠處來的，白樂運來的，雖然凍硬了，但是口味好極了。」

「白樂運來的？」杜斌科驚奇的問。

『是的，白樂和謝庫亮同志，還有別的人，他們由前方飛來了。現在還在黨委，明天可以飛到我們這裏來。』

『他們都來了，真好，謝謝你，柏蘭同志。』杜斌科高興的說。

『這算什麼，我還有事情；好，我走了。』說着，柏蘭翻手帶上了門，到工廠去了。

杜斌科由床下又抽出了洗衣盆，但是心裏總是不忘感激這些同志。他覺得同志們在患難中，把感情都融合在一起了，任管誰不見誰都不行。柏蘭以前是個壞同志，但是現在大家對他也感到不可分離，也是工廠不可缺少的一份。大概，就因為這樣，才使得大家相親相愛起來。

一七 默默的握手

天氣已冷到零下卅度，並且刮着大風；早晨，在雪花飛舞中，謝庫亮領着的那隊飛機，在工廠的飛機場上，『嗚嗚』的兜了兩個圈子，便一架跟一架的落下了。

這是新飛機工廠飛來的第一批飛機，所有的工人，都覺得這是莫大的喜事。許多人站在大風雪中歡迎他們。飛機艙裏鑽出了穿着毛皮衣服的航空員，像癱腫了似的慢慢的走着。歡迎的人羣，立即都舉起了手，不住的向他們擺手。

第一個先下來的，便是謝庫亮，當別人還沒看清楚他時，杜斌科就喊着他的名字，撲到他跟前。

『眼睛真好使，你這個鬼東西。』謝庫亮高興的罵道。

『爲什麼也不事先通知一聲。』杜斌科埋怨謝庫亮說。

『好使你大吃一驚。』謝庫亮笑道。

『聽說你已經是英雄了，特賀喜你。』

『來的人大半是英雄。』謝庫亮指着走過來的航空員說。

杜斌科望着那些人，白樂走在前面，吳貴墨也跟他們來了。

吳貴墨親熱的和杜斌科握過手，就把他推向白樂少校跟前去。

『經理同志，請不要靠近我的臉。你的鬍子太長了，靠近會刺得我的臉痛。』白樂笑着說，但是，實際上他早已靠近杜斌科了。

『我把你的朋友帶到這裏來，這樣意外的事，想必會使你滿意吧？』吳貴墨問。

『這還用說，真是意外的事。』杜斌科說。

『要是你知道他們來幹什麼，那你會更高興。』吳貴墨說。

『難道他還不知道嗎？』白樂問。

『什麼事？』杜斌科不安的着急問道。

『他們是來向飛機老板要飛機的。』吳貴墨直率的笑着說。

『要飛機……還……』這一來，把杜斌科愣住了。

『馬上就要到期了，……』謝庫亮說。

『弄得好的。』羅乘龍站在旁邊，滿有信心的插嘴說。

『杜斌科同志，我們去看看，到底怎樣？』吳貴墨帶着新奇的心情，催促他說。

『好的，我們一起去吧！』杜斌科說。

許多人分坐在二部大卡車上，沿着雪路駛往工廠去。

順着次序，他們先走進第一、第二工作間，謝庫亮、杜斌科、吳貴墨三人，並肩走着，後面跟着一大羣飛機師。工人們看着走過來的人，忽然爆發了大聲的呼喊：

「我們的生校來了！」呼着，並且揮着手，熱情的歡迎他們的老經理謝庫亮。謝庫亮殷勤的向大家點頭，愉快的和感激的笑嘴，便越張越大；但是他富有經驗的眼睛，一刻都不停的東張西望着。

在第一、第二工作間裏，秩序還混亂的擺着許多東西。到處都有火盆，或是在鐵桶、鍋鐵捲成的圓筒裏，燒着松枝。煙直往上升，直穿過沒有裝上玻璃的天窗。工人們坐在飛機的鋼鐵架子上顯得像螞蟻一樣的矮小和靈敏。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舉着錘子，不住的釘着什麼，偶然也有人呵一下手，但是立即又舉起了錘子。

第三工作間的情形更糟。木匠還在房頂上釘來釘去，風雪從房頂上直吹下來，可是戰鬪機已經長起了翅膀，居然像個樣子。

杜斌科領着大家走着，心裏不安的厲害。實在說起來，這個工廠還是十分不像樣。但是，過去要建築一個飛機工廠，要化費幾年的工夫；現在，在一個月內，就要出產飛機，這不是神話，而是成爲事實的擺在衆人面前了。在這種情形下，是好在壞呢？杜斌科辨別不出。現在，他只好留意兩個人的意見，一個是吳貴墨，他曾給工廠解決了不少的困難，並且堅決要求把工廠建得像個樣子。事實上，吳貴墨本人，也觀察過上百個大工廠，憑着他的經驗，他很可能作出一個明確

的結論。另一個人就是謝庫亮，他是熟悉原先那個漂亮的飛機工廠的，看了這個不像樣子的工廠，他會怎樣說呢？

慢慢的走進了裝置間，這是最後的一個工作間。飛機就要經過這裏最末的裝飾，送上飛機場，再送往前線。幾架初步出產的飛機，已經像生長完備了的鷹一樣，長着長長的翅膀，鼻子高高昂起，像是立即就要飛起的蹲着。飛機周圍的工人、技師、工程師，還在不停的忙着；出產這樣一架飛機，每一分一厘地方，都要經過人們溫暖的手心生產出來。現在人們比過去還要愛護牠，但是，飛機是從冰凍的手裏生產出來的。因為天氣冷的原因，每一件金屬品，都像磁石一樣的貼着工人的手。

幾個人都留神這些新飛機，剛來的飛機師都興奮起來；因為，就是這種飛機，德國鬼子才怕的要命，喊它是『黑色死神』。(註)

杜斌科和大家站在一起，簡單的說了一句：『完了！』

謝庫亮看完最後的情景，莊肅的走往杜斌科面前，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帶着無限感激的心情說：

『杜斌科同志，我代表黑海飛行員，向你和全體工人致敬。』

吳貴墨觀察着這兩個人的表情。當他走到大門時，同樣的，以默默的握手和欣慰的笑容，向杜斌科表示他的謝意。

多麼偉大的安慰啊！現在，杜斌科才覺得他與全體同志的勞作，是取得了黨與軍隊的極大褒賞。這種褒賞在一點鐘以前，他還不敢相信。

飛機工廠是建設成功了。這不是從牠的外貌去評價，而是從牠的實際效力去評定牠的成功。但是，從破壞了一個工廠，到現在又建築了一個工廠。偉大的考驗，使人們受了多少苦難的折磨，流了多少眼淚，擔過多少心！想到這裏，杜斌科感動的幾乎流淚了。

註：

西洋人在迷信的傳說中，說管人生命的有『死神』，是穿黑衣的老太婆，凶惡可怕。德國人懼怕蘇聯的飛機，因此，便恐怖的叫這種飛機是『黑色死神』。

一八 新生的—代

宛柳的情形，一天天的好起來。杜斌科去看過她幾次。醫生已經允許他們見面，但是，談話時間每次只限十分鐘。有時，看完宛柳以後，杜斌科也和醫生隨便談談。一次，醫生說他們這裡也有生產工廠，並且邀請杜斌科去參觀一次。杜斌科只好穿了白褂子，帶着好奇的心情，跟在醫生的後面，到生產工廠去。

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在一扇白漆門前站下了。

『這是我們的生產工廠。』醫生打開門，讓杜斌科先進去。

在一個寬濶的大房間裡，整齊的擺着幾十張小床。每張小床上，都躺着兩個白布纏着的嬰兒。杜斌科看了這所生產工廠，不覺心裡欣慰的發笑着。一會兒，媒姆推着搖車，又送來了十來個剛喂過奶的孩子，有些嘴唇上，還留着母親的奶汁。這時，杜斌科的心情，已完全投到這些幸福孩子的身上，並且是開仗以來，他第一次在心情上感到輕鬆和愉快；整日纏在腦子裡的「拚命」「流血」的景象，不知怎的，竟不翼而飛了。

醫生用手指向周圍，帶着玩笑的語句說：

「杜斌科同志，人生是前進不息的。一方面是戰爭，一方面又是生產。我們在生產人，你們却在製造武器殺人。」

杜斌科正在得意的觀望着，這句話忽然引起了他那強烈的感覺，他覺得醫生的話講錯了。他們殺的是人嗎？不是。就在不久以前，德國強盜在小白屋村，就炸死了這樣九十多個幸福的孩子，牠們是人嗎？痛苦的回憶使杜斌科痛憤的說：

「不對，我們製造武器，是爲了保衛人，殺的是野獸。只有殺死這些野獸，人類才會平安。」

醫生明白杜斌科的心情。其實，他個人也完全是那種憎恨敵人的情緒。是爲了使杜斌科平靜下來，他又把話題引到另一個題目上說：

「你看，這些小白麵包，誰敢說這裡面沒有偉大的科學家呢？」

「是的，人都是從小長大的。」杜斌科說。

「對呀，杜斌科同志，所以我們蘇聯人才愛重小孩。請你爲我們的後代，多製造些『黑色死神』……。」

「爲了我們的後代，我們會更多的把飛機造出來。」杜斌科說出這句話，心裡感覺到爲後代而勞動的無上光榮和偉大。

當他走出醫院，坐在汽車裡時，心裡還不時的想着剛才的一些情景。忽然他覺得「黑色死

神』，用在保衛與創造他們後代的幸福生活上，用詞有些不當。『黑色死神』應當是對敵人的稱呼。爲了我們的後代，把『黑色死神』喊成『光明生命』，讓我們飛機爲後代的幸福而戰，去創造後代光明的生命。這名字又是多麼遠大呢。

杜斌科愉快的回到工廠。首先他便跑到裝置間去檢查第一批出產的飛機；隨後，又走進實驗室。在那裡他碰到了吳貴墨和杜介夫。他們正在實驗『木製鉛』。這種『鉛』就是吳貴墨運來的，底質很硬，甚至於連很快的刀子也削不動他。杜斌科順手拿過一塊，看了很久，作了幾種試驗，證明這種『木製鉛』很有抵抗性，其他方面也很優良。於是，他拿起了鉛筆，記下試驗的記錄，臉上顯出滿意的笑容。

吳貴墨站在一旁問道：『會成功嗎？』

『會照我們想的那樣，』杜斌科說。

『怎麼樣，愛上了烏拉爾吧？』吳貴墨拍着杜斌科的肩膀問。

『愛上了，吳貴墨同志。』杜斌科認真的笑道。

『是的，作生產工作的，很快就愛上烏拉爾。可是，我還想繼續看看工廠，如果有空，就領我到車床間去看看好吧！』

『可以，走吧！』杜斌科答應着吳貴墨，便領他到車床間去了。

遠遠的就聽到無數機器奏成的轟隆聲。這種聲音使人們聽了，立即就想到飛機工廠又活了。

決不會相信房頂還在蓋着呢！他們慢慢的順着機器的空隙走着。鑄床擺得密密的，原先的工廠擺這些機器，需要這樣四倍的面積；但是現在連每一寸的地方都用了。在這些鑄床旁工作的有三百七十個男、女童工，這些都是烏拉爾礦工的子弟，現在他們被送來當學徒了。

孩子們都穿着油垢了的衣服，站在機床旁，專心的工作着。有的個子和機器一樣高，有的還矮些，當他們要視察機器時，還必須伸起頭來。杜斌科和吳貴墨看了這種情形，都很感動。吳貴墨走到一個瘦臉蛋小個子的學徒跟前問：

『你叫什麼名子？』

『我叫尤理家。』孩子自豪的，像大人一樣的說出自己的名字。但是連一眼也不看他們，全幅精力在忙着工作。

『你作了多久工？』吳貴墨繼續問。

『十五天。』尤理家仍然不看他們一眼的答着。

吳貴墨實在欽佩這些孩子。勞動已使孩子感到可貴的驕傲。當吳貴墨走過杜斌科的身旁時，便低聲的讚嘆道：

『看，像這樣的人民意志，是誰也打不破的。』

杜斌科回憶着一天的情形；在醫院裡，那些幸福的後代，被熱情的珍貴着；然而在工廠裡，便可以察覺到自幼人們就知道勞動的意義。勞動是爲了後代的幸福，國家把人民教育的多麼偉大

呀！因此，接着吳貴墨的話，杜斌科便憤慨的說：
「誰想侵占我們的國家，簡直比豬還笨！」

一九 『黑色死神』又飛起了

無線電傳來了每一個蘇聯人期待已久的消息：紅軍開始強有力的反攻了。

賴莫且把勝利消息，油印出來，散發全廠。工人們都爭先恐後的讀着。讀完了便裝到口袋裡。但是過了一會，又掏出來坦平再三的讀着。興奮的情緒，把工人們不可抑制的疲乏都征服了。夜班休息未完，便又走去上工。

當日，工人們舉行了羣衆大會，在會上表決了明天交出第一架飛機，作爲紀念勝利的禮物。杜斌科和唐義林一起到裝置間去，他開玩笑的對唐義林說：

『你看，打破了你的神話了。』

『杜斌科同志，你真是個愛記仇恨的人。』唐義林不好意思的說。

『我一點惡意都沒有，唐義林同志，不過由於快樂，才信口說出來的。』杜斌科笑着向他解釋。

工人們都快活的向他們道好。本來裝置間就很吵，現在更吵的厲害，正像莊稼人忙了一春，秋天在田野裡收割一樣。收割機和鐮刀一起響，勞動人民的歡騰笑聲，響亮的夾在裡面。

快要出爐的那架飛機，現在已經裝上了大砲、機關槍、彈匣……。杜斌科親自爬上去檢查，一切都使他滿意。當他從飛機上重又下來時，心裡才像放下了一塊很久都繫在他身上的石頭。在杜斌科的認識裡，他覺得作爲一個優秀公民或共產黨員，不能輕易誇大自己的成績。只要事實真的擺出來了，才應該信任成功或勝利開始了。

他愉快的問裝置間主任：『期限趕得及嗎？』

『明天嗎？一定會把飛機交出來。』裝置間主任肯定的說。

唐義林站在飛機一旁，仔細的檢查了一遍以後，也懷着成功與愉快的心情對杜斌科說：

『飛機造成功了。』

『怎麼，唐義林同志，我們要來打打工業發達的德國了。德國人在歐洲奪去了多少企業？』

杜斌科抓住唐義林的弱點又去開他的玩笑。

『怎麼又提那回事！』唐義林有些臉紅了。

『我看見了你，就想起了我們倆那時的情形。』

『我現在攷慮你那時說的話是很對的。杜斌科同志，我們老輩工程師真是衰老了。想不到一個月內，我們就創造了簡直像封神榜上的神話。只有你們這輩人，才敢作出這樣的事。我相信，外國有些人，直到現在還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爲他們沒有見過蘇維埃政權的強大組織力量。你認爲我說的對吧？』

『是的，只有蘇聯人，才會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個年老的油漆匠，拿着刷子、模子和一桶油漆，走到飛機跟前。老頭子呵了呵手，就動手去刷飛機上的紅五星。在尾巴上，肚皮上，翅膀上一共刷了四個。馬上飛機顯得更有精神了，像紅軍戰士一樣的威風莊嚴。

晚上，大家都叫這架飛機興奮的睡不着覺。雞還沒叫的時候，杜斌科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就再也睡不着了。賴莫且通夜都在裝置間走來走去，催促加緊裝好這架值得紀念的飛機。吳貴墨打電話給孔澤夫，孔澤夫也和小學生快要放試時一樣的慌張着，一宿都不安。柏蘭通知他車站上的工人，準備明天看飛機。凡知道明天第一架飛機要起飛的人，都各有不同的興奮表現。並且都像從來沒有見過飛機一樣的興奮與好奇。

一早，謝庫亮和白樂、羅乘龍便先到飛機場去。天氣冷的要命，謝庫亮看了看寒暑表，已經降到零下卅九度了。

飛機驕傲的蹲在那裡，寬闊的張着翅膀，似乎在歡迎着大家一樣。軍隊代表、工程師、技師、和工人等，都先後到了。謝庫亮向原先廠裡的一個老工人說：

『能飛起來麼？』

『定能飛起來。』

『像在烏克蘭時造的一樣嗎？』

「不會兩樣！」老工人堅定的答覆謝庫亮。

「這樣就好，你讀過斯大林同志的報告嗎，他把你們的飛機出產放在第一位。」謝庫亮問。
「懂得，只要這一架飛機一飛起來，接着就會像老母雞孵小雞一樣的孵出來。」

杜斌科、賴莫旦、杜介夫、吳貴墨、孔澤夫……還有其他別的人，都一起到了。軍隊代表在交貨證上簽了字，杜斌科便看着錶下命令說：

「動手吧！」

幾個人扶着飛機的翅膀，羅乘龍幫助他們拉正尾巴，工人們到油缸裡上了油，並且又作了一次檢查，羅乘龍不耐煩的問道：「怎麼樣？」

「大尉同志，一切都好。」

「經理同志，可以起飛了吧？」羅乘龍向杜斌科問道。

「起飛吧！」杜斌科把手一揮說。

羅乘龍捆上降落傘，攀進機艙。幾秒鐘後，摩托便隆隆的響起來，螺旋槳也由慢而急的轉動着了一會兒，飛機在雪地上極力的往前駛去，隨後便漸漸的騰空而起。

「加油呀！」白樂興奮的叫道。

「飛去了。」杜斌科望着飛機安靜的說。

羅乘龍駕着飛機，兜了兩個圈子，便急飛到工廠的上空。接着，在工廠的窗口上，大院子

裡，連續不斷的爆發了興奮的歡呼：

『加勁呀！飛呀！』

『飛機製造成功了，萬歲！』工人們喊着，並且向天空丟着帽子，招着手，完全忘掉了寒冷。

飛機兜了幾個圈子，便直飛往車站和工人村、礦井上空，到處都掀起了無數人們勝利的呼喊。但是，過了廿分鐘，飛機又隆隆的出現在飛機場的上空。一會兒，便又順着跑道跑着停下了。

人們不約而同的跑過去。羅乘龍從機艙裡出來，帶着勝利的微笑，先和杜斌科握了手，又和杜介夫、賴莫旦、吳貴墨、唐義林、匠工們握手，並且嘴裡不住的囁着：

『謝謝你，飛機成功了！』

杜斌科受着這種熱情的鼓勵，立即當眾宣佈：

『明天我們交出八架，隨後，我們每晝夜出產十五架。』

每一個人都興奮的跳起來。

『嗚啞！嗚啞！』的歡呼，把整個烏拉爾的大森林都震動了。

二〇 勝利的考驗

在一個整整的冬季裡，飛機工廠正像發育的嬰兒一樣，一天天的壯大起來了。工人們都健康的工作着，飛機生產已恢復到正常階段。宛柳病好出院了。杜斌科看着這些上升的現象，愉快的心情，逐日的在他心中滋長着。

他拿着紀米信最近寄來的兩封信，看了幾遍便走到寫字台前回信給他了。

『親愛的紀米信：』寫過這幾個字，他稍微思攷了一刻，便滔滔不絕的寫下去：

『前線上的勝利消息，不斷的傳來。每一個人都蒙受着這種勝利消息的鼓舞，我們心裡對你們這些前線上的勇士，有着無限的感激與欽佩。

『回想，還在不久以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是那段無比可怕的道路。那時，你們在退却，我們在遷移。瘋狂的德國強盜，縱火燒了我們的城鎮，踐踏了我們大部的美麗國土；然而，經過了慘苦的戰鬥和全體人民的一致反抗之後，可怕的時代過去了。今天，德國人已經明白了他們要得到什麼結果。但是，他們進來時容易，回去時却有些不容易了。

『我們是怎樣渡過了這段艱苦的、可怕的道路，並且是怎樣開始取得了勝利呢？有些人也許

還認爲這是神話般的秘密；然而，我們却不這樣去認識。戰爭對我們，是一種嚴重的考驗。應該說，蘇聯人民在考驗中，表現了強大一致的意志才戰勝了敵人。

『親愛的紀米信，就拿你來講，原先誰都認爲你是一個不適合於軍隊生活的文人。但是，當祖國危難時，你推翻了這個公斷去當了兵，而且是一個勇敢的兵；我敢相信，像我們紀米信一樣的戰士，在烏克蘭、白俄羅斯、烏拉爾、西伯利亞……，凡是蘇聯的國土上，當戰爭一爆發時，就出現了許多許多，決不只我們紀米信一人。同時，意志的一致也不僅表現在我們年少的一輩，就是我們的老人，也決不甘心向敵人屈服，向考驗低頭。看，你的老爹特魯諾夫和其他的老英雄，雖然都已經白髮蒼蒼，然而，他們也不避風霜，拿起故有的武器和祖傳的馬刀，又去和敵人拚命了。我們的將軍，更是驍勇善戰；我們的工人弟兄，他們在原先的地方，破壞了自己的工廠，但是在烏拉爾、西伯利亞……，他們又建築了無數的，與原先一樣的大工廠，誰會相信需要幾年的工程，一個月內就出產飛機了；然而，蘇聯人民，戰勝了這些千古罕有的困難，創造了人類史上千千萬萬的奇蹟。這樣偉大的人民，和這樣的強大力量，是絕對要戰勝敵人的。』

『蘇聯人爲什麼有這樣堅強的意志？紀米信同志，我覺得你說的很對，這就是因爲「列寧、斯大林所建立的社會制度，給了我們以真正的幸福。世界上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正義和真理。」蘇聯人民爲了世界的正義、真理，和自身的幸福生活，自然敢於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這就是我們所以能够經得住偉大的考驗，和無窮力量產生的泉源。』

「讀了你的信，知道你這個青年團員，已經加入了黨，並且宣誓忠實於黨的事業，直到犧牲自己爲止。親愛的紀米信——我們勇敢的戰士，黨已經把你，和千千萬萬的像你一樣的戰士，團結在一起了。在我們工廠裡，也是一樣。許許多多的工人，都要求加入黨，爲什麼這些人，在艱苦中不避艱苦，而且靠近黨，要求黨給他更多的工作，甚至於爲完成黨的事業，不惜犧牲自己呢？很清楚，黨已經成了苦難人民的母親，只有靠近黨，才能戰勝苦難，才能迅速的戰勝敵人。我萬分欽佩你這種無畏的精神，願向你致敬。並且希望你黨的培養下，更加努力。」

「前進吧，紀米信！致驗過來的人，是不會跌倒的。猛力去反攻敵人，不要讓一個德國強盜逃跑。廣大的人民會全力支持你們，武器會不斷的送給你們，飛機會更快更多的飛上前線，去解救我們的烏克蘭。打到柏林去，爲死難的同胞復仇！」

此致

敬禮

杜斌科

寫完這封信，杜斌科重看了兩遍，他覺得很愉快。天氣也好，便拉着宛柳的手，走到一個高崗上，飛機正隆隆的從他們頭上飛過去。杜斌科摘下帽子，連連的搖着。自然，駕駛飛機的人，看不清楚他們是誰，但是杜斌科的心裡，却感到了無上的光彩和愉快。

「駕駛飛機的人是羅乘龍嗎？」宛柳問。

「是他，他駕着的是我們出產的第五百架飛機。」

「第五百架「黑色死神」！」宛柳驚奇時，也說出了這個字。

「是「黑色死神」，但也是「光明生命」。杜斌科補充的說道，同時心裡也充滿了勝利的愉快心情。

戰爭進行了並不久。但是經得住考驗的人，已經感到他們的勝利開始了。